

中編上

古今性異集成

中華書局印行

古今性異集成

民國八年三月印刷
民國八年三月發行



(古今怪異集成)全四冊

定價銀二元四角

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 人異類
- 人事異類
- 稟賦類
- 形質類
- 音吐類
- 容貌類
- 疾病類
- 妊娠類
- 血肉類
- 居宅類
- 飲食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 目錄

- 器用類
- 喪祭類
- 音樂類
- 異教類
- 異人類
- 方外類
- 方伎類
- 變化
- 攝制
- 扶鸞類
- 醫藥類
- 星相類
- 推命
- 占卜類

燒煉
禁劾

祈禳
巫蠱

看相

卜筮 拆字

堪輿類

雜術類

技勇類

盜賊類

乞丐類

棍騙類

戲劇類

夢幻類

讖兆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上

人異類

獨異志。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爲猿鶴。君子爲鶴。小人爲猿。

搜神記。江漢之域。有羆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長沙所屬蠻縣東高居民。曾作檻捕虎。檻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因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忽被縣召。夜避雨。遂誤入此中。急出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耶。卽出懷中。召文書。於是卽出之。尋視。乃化爲虎。上山走。或云。羆虎化爲人。好著紫葛衣。其足無踵。虎有五指者。皆是羆。

搜神記。終南山有人。身無衣服。徧體生黑毛。飛騰不可及。爲獵人所得。言秦宮人。避亂入山。有老翁教食松實。初甚苦澀。後稍便之。遂不饑。獵人以穀食之。初聞甚臭。吐逆數日。乃安。身毛脫落。漸老而死。

搜神記。漢獻帝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鷄生子。輒失去。如是數歲。人甚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窺伺。

之發聲如前聞。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聞以杖搗之。良久。室隅間有所中。便聞呻吟之聲。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了不相當。貌狀頗類於獸。遂行推問。乃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人咸以爲此翁。

異苑。晉咸寧中。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射獵爲業。每入山。與子俱行。後忽蹶然而倒。化成白鹿。子悲號。鹿跳躍遠去。遂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習其事。後忽射一白鹿。乃於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月在焉。覩之悔懊。乃燒弓矢。永斷射獵。

異苑。晉太康中。滎陽鄭襲。爲廣陵太守。門下騶。忽如狂癡。失其所在。經月尋得。裸身呼吟。膚血淋漓。問其故。云社公令其作虎。以斑皮衣之。辭以執鞭之士。不堪虓躍。神怒。還使剝皮。皮已著肉。瘡毀慘痛。旬日乃差。

異苑。晉時。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遠遁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林麓。卽變成三足大虎。所豎一足。卽成其尾也。

異苑。元嘉三年。邵陵高平黃秀。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兒根生尋覓。見秀躡空樹中。從頭至腰。毛色如熊。問其故。答云。天謫我如此。汝但自去。兒哀慟而歸。逾年。伐山人見之。其形盡爲熊矣。

異苑。有人姓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語。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或本身死疾。唯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塞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亦何足卹。須臾火發。資蓄服玩蕩盡。於是舉世號爲劉鶴鷗。脫遇諸塗。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於見鬼。

獨異志。蜀王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爲大斑虵。長丈餘。送於苑中。夜復來寢牀下。勢懼。遂殺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之。化爲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幾。勢爲桓溫所殺。

南史后妃傳。武德郗皇后。酷妒忌。及終。化爲龍。入於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轡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續侍兒小名錄。唐韋諷。家於汝潁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漸深。漸多而不亂。諷

異之。卽掘深尺餘。乃一婦人。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奴。名曰麗質。狼子嫉妒。生埋此園中。

雞肋。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祭奠。凡四十四幄。

茅亭客話。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某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曾無少暇。畫一孫真人。從一赤虎。懸於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耄年。每日顛坐。瞠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畫虎。則不樂。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協其意。則怒而詬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畫虎。則都忘前事。人有召其醫療。至彼家。見有畫虎。卽爲之精思。親戚往還。亦只以畫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廚寢室。懸掛畫虎皆遍。有兄見其耽好。怪而責之曰。汝好此物何爲乎。答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間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旣見後。頓忘寢食。旬餘。方誘得歸。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卽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孫兒輩皆恐怯。每入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生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莊門出去。查無蹤跡。有行

人說夜來一虎跳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者。獲虎骨數塊。將歸葬之。

洛中紀異錄。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麤布衣。裹青巾。草履。而入於中書省政事堂內。箕踞而坐。羣吏見之。咸大驚。叱之何人也。答云。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答曰。在宗州。尋白於諸相。相曰。此狂人爾。不須奏。恐累諸門守衛者。事非細爾。乃寢。因卒逐之出外。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宗州官家。是天命已兆之也。

龍川別志。參知政事錢若水。少時讀書嵩山佛寺。有一童子日來撓之。禁之不可。其師曰。此田家子。此寺其家所建也。昨爲衙校家破。死亡略盡。將死。以此子見屬。吾憐其幼。不忍禁也。若水曰。然則試以經授之。不數日。誦寺中所有經殆遍。遂去。不知所在。若水旣貴。護宗室葬事。鑿者若干人。將宿。常失其一。行則復在。怪而閱之。則昔之童子在焉。若水曰。子乃在是耶。子實何人也。對曰。世之如我者多矣。顧公不識耳。姑置我。我將食而復見。置之。則走入衆中。不復識。

東軒筆錄。林洙。少服苜蓿。晚年發熱。多煩躁。知壽州日。夏夜。露臥於堂下。爲鼓角匠以鐵連鑿擊殺之。洎擒鼓角匠。問所以殺守之情。曰。我何情。但中夕睡中。及大醉。若有人引導。

見故榜上鐵連鑿。遂攜之以行。自譙樓至使宅堂前。蓋甚遠。而諸門扃鑰如故。莫知何以至也。朝廷以守臣被殺。起獄窮治。自通判以下咸被黜。時富鄭公爲相。以洙無正室。頗疑奸吏共謀殺者。曾魯公爲參政。獨曰。若是謀殺。必持鋒刃。鄭公之疑遂解。

宣政雜錄。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頰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金人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鬣。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

鐵圍山叢談。宣和六年春正月甲子。上元節。古事。天子御樓觀燈。則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又於時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重密。下無由知。是日上偶獨在西觀上。而宦者左右皆不從。其下則萬衆。忽有一人躍出。緇布衣者。若僧寺童行狀。以手指簾。謂上曰。汝是某邪。有何神。乃敢破壞吾教。吾今語汝。報將至矣。吾猶不畏汝。汝豈能壞諸佛菩薩邪。時上下聞此。皆失指震恐。捕於觀下。命中使傳呼天府亟治之。且親臨其上。則又曰。吾豈逃汝乎。吾故示汝以此。使汝知無奈吾教何爾。聽汝苦吾。吾今不語矣。於是箠掠亂下。又加諸炮烙。詢其誰何。略不一言。亦無痛楚狀。上益憤。復召行天法羽士。

曰宋冲妙。世號宋法師者。亦神奇。至視之。則奏曰。臣所治者邪鬼。此人者臣所不能識也。因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血肉狼藉。上大不怡。爲罷一日之歡。至暮。終不得爲何人。付獄盡之。

清尊錄。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猝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蹴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啟。其子不忍。啟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冠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粗暴忿怒。取秣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郡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虎苑。葉薦妻讒妒。葉七十始蓄一妾。妻卽求離異。築室山後居焉。家人日夕省候。葉謂不復妒。令妾訊之。日落不返。親詣其處。門戶深扃。破關而入。其妻已化爲虎。食妾盡矣。癸辛雜識。馬八二國進貢二人。皆女子。黑如崑崙。其陰中如火。或有元氣不足者。與之一接。則有大益於人。又有二人。能按摩百疾。不勞藥餌。或有心腹之疾。則以藥少許。塗兩掌。

心則昏如醉。凡一晝夜始醒。皆異聞也。或謂此數人。至前途。因不服水土。皆殂。癸辛雜識。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懽。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姦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穢汙筆墨。不復記載乎。嘗考之佛書。所謂博叉半擇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又遺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劇妒變半。變半者。二形人中惡趣也。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嬖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通政經云。男女二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人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云。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脈應。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二酉委譚。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人道者。已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嬾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埒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

云。絕美好看。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久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

西樵野紀。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爲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不可喻。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滸。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因獻嘉定令。今貯藏中。

永昌府志。隆慶末年。隴川有白彘。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有生魚六七頭。持歸烹食。夫婦皆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計。百方阱捕。竟不能得。

湖海紀聞。荊州李生者。事母至孝。而妻金氏。性特頑梗。母年老失明。侍奉有缺。母嘗責之。金氏以爲恨。一日生出外。方具饌進母。適小兒在灶下遺糞。乃以麪蘸糞。燒餅以進。母聞臭不食。留以待兒視之。俄而生歸。母語之。故生怒捶之。金氏奔匿帝君廟中。生尋求不得。居二日。有報生者。卽入廟。見一狗伏神案下。睜目欲噬人。輒人言曰。我不合以不潔之物奉姑。今化爲狗矣。數日而死。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視金氏事。其報甚速。可不畏哉。

此宣德間事也。

順治初。奉賢南橋鎮有鰥夫。年五十餘。本徽人也。以結氈爲業。蓄一徒曰王三。一日。裸而浴於河。忽爲同伴窺見其陰。乃數月不出。或偵之。則產一男矣。南橋巡檢聞之。官解至松江。曹千里嘗親見之。

五雲者。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所蓄歌僮。曰素雲。寶雲。輕雲。綠雲。鮮雲也。年俱十二三。垂髻纖足。善歌舞。越數年。五雲漸長成矣。惟輕雲。綠雲。鮮雲。遣去。自攜素雲。寶雲。至湖北。贈畢秋帆制府。畢審視之。則男子也。大笑。乃謂兩雲曰。吾爲汝開放之。乃薙其頭。放其足。使爲僕。

道咸間。粵寇洪秀全肆擾。所至掠人。嘗取幼童十二三歲以上者六千餘人。悉數闔割。剗去腎囊。得活者僅七百餘人。被闔幼童之蠢陋者。俱令服役。名爲打扇。端麗者裹足。有一童不允。卽斬足以徇。旣裹足。皆令作女裝。楊秀清先選之。蓄爲男妾。合格者給黃羅手帕。不合格者給素羅手帕。

蜀人滇謙六。富而無子。屢得屢亡。有星家教以壓勝之法。云足下兩世命中所照臨者。多是雌宿。雖獲雄。無益也。惟獲雄而以雌畜之。庶可補救。已而生子曰綿谷。謙六教以穿耳。

梳頭裹足。呼爲小七娘。娶不梳頭不裹足不穿耳之女以妻之。及長大遂入泮。生二孫。偶以郎名。孫卽死。於是每孫生亦以女畜之。綿谷韶秀無鬚。頗以女自居。有繡針詞行世。楊刺史潮觀與之交好。爲序其顛末。

山東煙臺深山之樵者。恆見毛人。形似小兒。蒼色紅目。長不盈尺。男女老幼。一一皆備。薄暮時。輒三五成羣而出。跳躍舞蹈。互相撲跌以爲戲。音嗚嗚如蚓笛。不可辨。身輕如蟬翼。近之卽越澗度嶺而去。不知其棲止何處也。

臺灣土人不知所自。昉俗謂之番人。聞自海外遷來。及宋末零丁洋師敗。遁歸。其種類甚多。南自加六堂至崇爻七十二社。北自崇爻至雞籠番社。尤不可勝數。自康熙癸亥開臺以來。漸次歸順。臺灣被割。等於日本之蝦夷矣。臺灣內山有社。曰嚙。嚙其人翦髮。突睛。大耳。狀甚惡。足指楂。杓如雞爪。升樹如猿獼。善射好殺。俗稱之曰雞距番。食息皆在樹間。非種植。不至平地。深夜輒獨出。至海濱取水。遇土番。往往竊其首去。土番亦追殺不遺餘力。蓋其足趾楂杓。不利平地。多爲土番追及。旣登樹。則穿林度棘。不可復制矣。其巢與雞籠山相近。無路可通。土人扳藤上下。與之交易。一月一次。雖生番亦懼焉。惟懼礮火。聞聲卽跳遁。

滇中猓獾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猓不省人事。但知炊臥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銛爪。其攀陟巖壑。往來如飛。攫虎豹獐鹿爲食。象亦畏之。漢族見之。呼之曰綠觚。

人事異類

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國語。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問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

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搜神記。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至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宣帝嗟嘆曰。事何必古。若此則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驗也。

後漢書五行志。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以爲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輶。以爲騎從。互相侵奪。賈與馬齊。案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檀車煌煌。四牡彭彭。夫驢乃服重致遠。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驂服之乎。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驢也。其後董卓凌虐王室。多援邊人以充本朝。五行志。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爲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

怪。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後靈帝寵用便嬖子弟。永樂賓客。鴻都羣小。傅相汲引。公卿牧守。比肩是也。又遣御史於西邸賣官。關內侯顧五百萬者。賜與金紫。詣闕上書。占令長。隨縣好醜。豐約有賈。強者貪如豺虎。弱者略不類物。實狗而冠者也。司徒古之丞相。壹統國政。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如狗走入其門。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采女爲客舍主人。身爲商賈服。行至舍。采女下酒食。因共飲食。以爲戲樂。此服妖也。其後天下大亂。

晉書五行志。海西公時。庾唏。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讎會。輒令娼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五行志。恭帝爲瑯邪王。好騎戲。常閑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几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宋書前廢帝本紀。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訛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二州以獸之。先欲誅諸叔。然後發引。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

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曰。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髻亂。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殯。喜容覩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野舊勳。棄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爲戲謔。行游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陵。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恆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疾老沈篤。每規禍鳩。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衛將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旣殞。懸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祏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勳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王者詳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復奈何。當復奈何。葬廢帝丹

陽秣陵縣南。郊壇西。帝幼而捐急。在東宮。每爲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啟參承起居。書跡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啟事陳謝。上又答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猖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初踐阼。受璽紱。悖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攝。於是又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尙愚悖如此。亦運阼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山陰公主淫慾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侯。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帝所幸闈人華願兒。官至散騎常侍。加將軍。帶郡。帝少好講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開元天寶遺事。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粧。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明皇與貴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統宮妓百餘人。帝統小中貴百餘人。排兩陣於掖庭中。目爲風流陣。以霞帔錦被張之爲旗幟。攻擊相鬪。敗者罰之巨觥以戲笑。時議以爲不祥之兆。後果有祿山兵亂。天意人事。不偶然也。

程史。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鵝黃爲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亂卒不能制。斯亦服妖之比歟。

齊東野語。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美麗華粲。交蔭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嫣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晤言。或痴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卒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殂。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相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啟而視之。顏貌如玉。妝飾衣衿。略不少損。眞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憊然。瘦穢不可

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哉。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尸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禮。今此乃得之親舊日擊。始知其說不妄。然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平西王吳三桂鎮守滇中。久蓄異志。擁有關市鹽稅鹽井金礦銅山之利。遂得以金錢網羅人才。其時文武官銓選到滇者。輒陰遣私人誘令鬻身於王府。領身價銀。爲其効用。多者金數萬。少亦萬餘。視其才爲等差。官吏趨之若鶩。可謂名節掃地矣。南昌劉岷官雲南同知。初到省。吳令其壻胡國柱報謁。乘間道意。袖出馮某賣身文契以示之。蓋諷劉欲其効馮也。契云。立賣身文書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媒人胡國柱。賣身人馮甦云云。劉見之大駭。凡賣身藩府者。例拜國柱爲師。當時人言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是也。

康熙己丑。聖祖以太子允礽肆惡虐衆。暴戾淫亂。特下詔廢爲庶人。卽其起居飲食以言。則晝多沈睡。夜半方食。飲酒數十巨觥。不醉。每對越神明。則驚懼不能成禮。遇陰雨雷電。則畏沮不知所措。居處失常。語言顛倒。爲鬼魅所憑。不安寢處。屢遷其居。啖飯七八碗。尙

不知飽。飲酒二三十觥。亦不至醉。

淳郡王奕諱。宣宗子也。性傲。不喜讀書。一日。傳督之急。忽不知所往。傳遣內侍大索。久之。則自正大光明殿出。又一日。手茶一杯進。傳曰。某頑鈍。屢蒙訓誨。至感。故有所獻。傳飲之。茶中有溺也。大恚。宣宗適至。曰。得毋爲五阿哥廢學乎。傳曰。非也。五阿哥賜臣茶一杯。頗有異味。請上嗅之。宣宗嗅之。大怒。王坐是貶。

鴉片之害。流毒全國。按時而吸。名之曰癮。癮有絕奇者。初吸之時。在煙館。必須敝帷破席。而始過癮。引至潔室。雖倍吸之。亦無益。他如解衣脫襪而成癮。或止臥一邊而成癮。或左一口右一口而成癮。千奇百態。必如其式。始克過癮。如欲改易。非竭力抑制不可。道光時。吉安有妓。混名金字招牌者。狎之者。當其吸煙時。褪其裙服。自後淫之。遂成痼疾。自是非如此。不能過癮。年漸老。無與往來者。則出資僱健男數人。每日三次過癮時。必竭其力以悅之。而後已。

同治時。有裕某者。由粵督調兩江。所役女僕。以粵東順德之梳頭媽爲多。常侍左右。梳頭媽貌姣好。且柔婉解人意。其腳之後跟。日用細石淨水相磨擦。以是潔白而光潤。平時惟蹶拖鞋。露其水磨之腳跟。以爲勾引之具。行路時。玉痕宛然。略如纖月。至粵者。每謂見此。

令人之意也消。有過於柳眉櫻唇者。裕素嗜鼻煙。其聞煙時。必以各婦之腳羅列於前。以其腳跟爲盛煙之碟。謂其遠勝於象牙翡翠之各碟也。有人微譏其過穢者。裕笑曰。昔楊鐵崖鞋杯行酒。千古美談。吾之此事。風流蘊藉。開千古未有之創舉。想鐵崖聞之。猶當欣羨。爾輩俗人。不足以語此云云。言者謂係聞之恩厚也。

內廷向演崑曲。光緒時則尙秦聲。卽梆子腔也。說者知有六飛西幸之事矣。滬妓有洪奶奶者。佚其名。居公共租界之恩慶里。爲海上八怪之一。客有張某者。與之睚面首也。初訂交。卽流連經旬。不使歸。張之父。短衣而禿帽者。聞之。往叩其門。拘之去。然洪之怪。不在此。所狎之男子。絕少。而婦女喜與之睚。俗所謂磨鏡黨者是也。洪爲之魁。兩女相愛。較男女之狎。媾爲甚。因妬而爭之事。時有之。且或以性命相搏。乃由洪爲之判斷。黨員唯唯從命。不敢違。有妓曰金養玉者。適人矣。與洪有同病。遂挾巨資出。易姓曰陳。居九江里。與洪衡宇相望。爲洪所惑。盡喪其資斧。幾不能自存。洪之服御奢靡。揮霍甚豪。固皆取給於所歡之婦女。而得於陳者尤多也。與洪睚者。初僅爲北里中人。久之而巨室之妾女。亦紛紛入其黨。自是而卽視男子爲厭物矣。有花筱紅者。初亦妓也。美而豔。名大噪。嫁萬某爲妾。頗相安。未幾。卽有人爲之介紹。與洪爲莫逆交。時誕子未彌月也。遂以此得

病而死。

稟賦類

逸史。唐安祿山。多置道術人。謂術士曰。我對天子亦無恐懼。唯見李相。則神機悚戰。李相卽林甫。術士曰。公有陰兵五百人。皆銅頭鐵額。常在左右。何得畏李相公。又謂安祿山曰。吾安得見之。祿山因表請宴宰相。令術士於簾下窺之。驚曰。吾初見報相公來。有雙鬢二青衣捧香爐先入。僕射侍衛銅頭鐵額之類。皆穿屋踰垣而走。某亦不知其故。當是仙官暫謫居人間也。

異聞總錄。葉誠者。中牟縣梁城染人也。婦耿氏。有洞晦之目。常言曰。天下之居者。行者。耕者。桑者。交貨者。歌舞者。之中。人鬼各半。鬼則自知非人。而人則不識也。其家有牛。驛而角者。夫婦念之可知矣。元和二年秋。忽有二鬼。一若州使。一若地界。入圈視牛。曰。引重致遠。毛角筋骨可愛者。吾州無如此牛。若地界者。曰。何遠役追。牛曰。王之季女。適南海君次子。從車五百兩。一牛。皆天下之美俊者。河南道配供十牛。當州惟一。只此牛耳。盍報此乎。遂去。其婦視牛。則惴惴然氣喘汗流。若沃水矣。其翁染人也。遽取藍花塗之。纔畢。有軍吏紫衣乘馬。導從數十騎。笑而入。視牛。則異前所報矣。軍吏大怒。執地界。將決之。責曰。貴主遠

嫁一州擇牛。既此牛中。奈何虛妄。對曰。適與衙官對定。所以馳報。及回失牛。乃本主隱匿也。請收牛主問之。牛不遠矣。乃令捉主人來。遂數人登塔。摔其翁以出。其家只見中惡。呼不應矣。長幼遠而哭之。婦獨不哭。乃汲水洗牛。藍色令地界吏牽去。而翁復來上塔。乃乘呼而起。曰。吾州軍吏責以隱牛。方欲洗滌。賴新婦自洗。遂得放歸。使人視其牛。已死矣。楊曙方宰中牟。聞此說。乃召而問之。一無謬矣。

賢奕編。韓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常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廡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麤。麤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觀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世忠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梁國夫人。

兗州府志。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問明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天資穎異。志操不羣。明初以貢遊太學。官北平布政司都事。洪熙元年。陞兵部侍郎。

江浦周西水兵部于漆幼不能言。而能記前世事。自言前世爲某邑人。及所常栖止處。嘗於廣庭設一几。庭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卽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向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海道九邊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密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明崇禎丙子迄甲申。九年而明果亡。皆如其言。周入國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謙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闓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卽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卽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一無爽。乃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國初諸王。披堅執銳。撫定遼瀋。禮烈親王諸子中。如克勤郡王穎毅王。平定山左。各著勞績。惟惠王以年幼未從軍。然天授神勇。衆罕與匹。生有髭鬚數十莖。人咸異之。順治中有

喀爾喀使臣至。與近臣角觝。俱莫能撓。王聞之。請於烈王。飾爲護衛。入與使臣鬪。應手而仆。世祖大悅。賞賚無算。時年甫弱冠也。後嘗告人曰。此間殊寂寞。惱人。未若諸天樂。烈王方訝爲不祥。未逾年薨。

錢芳標。華亭人。或言其父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寧波之天童求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陀老矣。自言願往。已而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勳。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旣而假歸。康熙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書齋。有僧至門。持一棧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啟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決。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至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閩人趙搆。謙善容成御女術。康熙中。有人見之。年百有六歲矣。猶蓄數姬。舉子女十餘人。偶游京師。朝貴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且有執贄門庭稱弟子者。羣尊之爲趙老仙人。

吳江潘次耕。檢討未幼。有聖童之目。覽曆書一過。卽能闇誦。無所譌脫。首尾不遺一字。蕭山毛西河。檢討奇齡。生有異稟。能五官並用。嘗以右手改弟子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

弟子背誦經書。日視小僮澆花。口又答弟子之問難。間與其婦詬誶焉。不稍紊也。嘗入染肆。與肆夥閒話。坐定。吸淡巴菰。且閱其帳冊。火星落焉。乘風而燃。冊遂燬。肆夥窘而大號。毛曰。勿懼。取別紙。一一書之。凡染物人姓名。綢布日期。均無訛。又嘗與友騎而入市。默記兩旁市招。歸而書於冊。明日友持冊至市校之一字不差。

王文簡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文簡已墮地矣。後文簡爲揚州司李時。地殷務劇。座客日滿。晨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報呼。響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及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久而不絕。座客見而詫曰。王公眞天才也。

世宗朝某妃。貌姣豔。高宗年將冠。以事入宮。過妃側。見妃方對鏡理髮。遽自後以兩手掩其目。蓋與之戲耳。妃不知爲太子。大驚。遽持梳向後擊之。中其額。高宗覺痛。遂舍之。翌日爲月朔。高宗往謁孝聖后。后瞥見其額有傷痕。問之高宗。隱不言。嚴詰之。始具以對。后大怒。疑妃之調太子也。立賜妃死。高宗大駭。欲白其寃。逡巡不敢發。乃染硃於指。迅往妃所。則妃已縊帛。氣垂絕。亟以指硃印妃頸。曰。我害爾矣。魂而有靈。俟二十年後。其復與吾相

聚乎。乾隆中葉。和珅以滿洲官學生入鑾儀衛。選昇御輿。值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高宗曰。是誰之過歟。珅應聲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高宗聞而視之。則似曾相識者。驟思之。於何處相遇。竟不可得。然心終不能忘也。既回宮。追憶自少至壯事。恍然於珅之貌。與妃相似。因密召珅入。令跪近御座。俯視其頸。指痕宛在。因默認珅爲妃之後身。倍憐之。不數年。遂由內務府總管而驟躋相位。迨高宗將歸政時。謂珅曰。我與汝有宿緣。故能若是。後之人將不汝容也。嘉慶己未。仁宗果賜其死。

乾隆中。桐城姚氏誕一女。竟體芳馥如蘭。人稱之曰香姑。既長。適張氏子某。文端公英之裔也。此與俄國農家子同。蓋俄國農家誕一子。狀貌與常兒無殊。身有異香。晴則香氣濃郁。陰晦略減。有醫士聞而往視。亦莫詳其由。是則漢宮人吹氣如蘭之事。無足奇矣。

回王某妃以體有異香。號香妃。國色也。高宗久聞其美。乾隆戊寅。嘗於征回之役。召見將軍兆惠。令窮其異。兆惠知惜。已卯。回疆平。果生得之。香妃既至京。命處之西苑。妃意泰然。高宗時至其居。百問不一答。乃令宮眷游說之。則袖出白刃。侃侃而言曰。國破家亡。死志久決。然徒死無益。必得一當以報故主。今若強逼。吾志遂矣。宮眷大愕。欲羣劫而奪其刃。妃笑曰。吾衽衣中尙有數十刃。若輩欲迫我者。請先飲刃。宮眷不得已。以狀奏聞。高宗太

息而已。但命人口夕邏守防其自戕。且猶冀其久而復仇之意漸怠。更有以悅之也。於其所居樓外。仿西域式。建清真寺及市肆。使如見故土焉。太后聞其事。爲高宗危。戒勿往西死。曰。彼終不自屈。盡殺之。否則放還鄉里耳。高宗不聽。某年冬至郊天。太后知高宗之方先期赴齋宮也。召妃至慈寧宮。鑄宮門。戒左右曰。雖帝至不得納。語妃曰。汝不屈志。當何爲妃。曰。死耳。太后曰。今賜汝死。可乎。妃再拜謝曰。妾以志在復仇。不欲徒死。今得從故主於地下。感且不朽。時高宗已得報。亟命駕歸。詣慈寧宮。則宮門已下鍵。乃痛哭門外。須臾門啟。高宗入。妃已氣絕。而異香不散。而猶含笑也。後以妃禮葬之。祥符周星。譽藏有香妃小影。作滿妝姿態。可人。高宗戎裝佩劍。糾糾有威猛之風。香妃手持箭三枝。似欲授之於高宗者。蓋所繪爲塞外行獵之景也。

徐健庵嘗與姜西溟編修觀古碑。碑甚高。徐令人掖之。以上橫闔之。已。又橫闔其中。下遂舉其文。編修大驚。歎爲絕才。

紀文達自言少時中夜開目。一室之物。無不見之。及年踰二十。乃僅見一二物而已。

乾隆時。超勇公海蘭察。以軍功累晉公爵。其在軍中。日須備徑寸大蜘蛛百枚。螂蛆蝶蠅蠹蝟等物。稱是一去鉗爪。生啖畢。再取兩巨蛇。粗如棧。長丈有奇。拔刀寸斷大嚼。如齧

甘蔗食訖。入後室。內有蠢胖村婦八人。年皆二十許。裸體以待。一一遞接之。凡沿途供億。必如此。否則竟日忽忽不樂。鞭撻部曲。無所不至矣。後用兵新疆。經戈壁。其地常數百里。無人煙。村婦難致。則以肥壯水牛代之。故軍中多帶水牛聽用。按日輪交四牛。牛輒不能與之敵。則手刃副而生饗之。

吳蔗鄉明府鳴捷。歙縣人。嘉慶辛酉科進士。出爲陝西咸陽令。生有淨眼。能白日見鬼。每日所見者。以數萬計。吳每謂鬼多於人。一日。見有兩鬼爭道。適一醉漢踉蹌而來。一鬼避不及。身爲擠碎。一鬼拍手大笑。頃之。又有一人來。碰笑者。碎裂如前。

南皮張文達公之萬。嘗佩一私印。曰簡雍後身。蓋嘗夢至一殿。伏拜其王。王起與爲禮。承命旁坐。忽有一官上白。謂下界事已勘定。須暫釋諸囚。王頷之。少選。諸囚麇集。王一一點名。最後有監者。繫一囚至。睫下有二大黑子。王顧張。大聲叱曰。此吾簡雍先生也。苟有犯。決不貸。復顧張曰。頃釋諸囚。下界恐有不靖。先生好爲之。張拜謝而出。後粵寇難作。其酋有綽號四眼狗者。爲陳玉成。睫下有雙黑子。所向無敵。惟聞有張在。輒引避。

光緒中。廣東水師提督方耀。秉賦奇特。精力絕人。夕必御女。以資排洩。向例。穀埠妓艇。每日以四人入值。繳費則免。方在任時。定爲二人繳費。二人入值。輪班當夕。無虛者。

譚嗣同幼時嘗與羣兒戲。失足墮池。其父繼洵方晝寢。忽一皂衣人促之起曰。星君有難。汝速起。繼洵驚寤。嗣同載沈載浮。瀕於危矣。因援之起。字曰復生。甫總角。繼洵嘗挈之游衡山。一羽士諦視之。謂繼洵曰。是兒骨相不凡。惟他日敷歷仕途。宜外官。不宜京曹。過三品。則京外胥宜矣。否則必有大禍。嗣同長。繼洵卽爲納粟以知府官江蘇。光緒戊戌春。奉召入都。繼洵時撫鄂。馳書令掛冠。嗣同覆書。備言事君致身見危授命之義。書成。又以父命難違。疑不敢發。適康有爲過其居。告之故。康曰。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君達人。詎容以此介介。嗣同聞之意決。遂北上。卒及於難。

形質類

南史陶弘景傳。弘景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

王敬則傳。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

騎五色獅子。

酉陽雜俎。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爲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牛。及生。色若鬃矣。凡三鑷之。鬃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辟寒。歲道者。漣水人生有奇相。右手中指。凡七節。冬則臥雪浴冰。太宗召見。祥符中。章聖復召館於開寶寺。復有一目生於掌中。不以示人。二聖親覽焉。

仇池筆記。李方叔言。范蜀公將薨。數日。鬚髮皆變蒼。公平生虛心定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

岳珂程史。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爲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爲巨室。受困粟。蓋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背微偃。有璫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時郭棣爲帥。周伯間一往。必敬諾。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臥之。浮於河。至望仙。專舟焉。又江山邑寺。

有緇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哀施貲爲殿。寺有故銅像甚侈。乃位之中。不期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肖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近異錄。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皆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母惡其怪。卽漬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掬入水。加一本。凳壓之。復推凳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部中來。且試看養育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之襁褓。日以益壯。及八九歲時。放牛於野。他家童稚。或有爭忿。則六臂齊舉。奮擊。莫能抗敵。

續夷堅志。清河王博。以裁縫爲業。年三十七歲。一日。詣聊城何道士。言丁酉初春。醉臥一桃園中。忽夢一神人。被金甲執戟。至其旁。蹴之使起。王問何爲。神曰。吾爲爾送尾來。自後覺尻骨痛癢。數日生一尾。指許大。如羊退毛尾骨然。欲勒去。痛貫心髓。灸之亦然。因自言不孝於母。使至饑餓。故受此報。與人觀看。則痛痒少止。否則不可耐也。因問何求療。無所措手。乃去。今在新店住。

順治初。浦江有諸生沈滄雨者。貌奇陋。一目既眇。鬚長一丈有餘。自胸以下。連縮三大結。

尙有尺餘拂地。綜而計之。殆逾一身有半也。其人固小有才。特符妄作。後爲巡按者因事拘杖。折股而斃。

天台齊次風。名召南。眼中之瞳極小。能遠視。嘗與友登山。見江船如葉許大。齊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卽杯罌壺觴之屬。亦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也。寶應王樓村。修撰式丹生。而頂有異香。經月不散。稍長耳白過面。相者曰。當以文名天下。武進黃仲則之孫。曰淳餘。小仲之子也。生而重瞳。雙眸炯炯。諦視之。眶有瞳神。二時方周。睟頭顱至魁偉。至七齡。家人抱往武廟。覩關壯繆像。忽盛怒。戟手大罵。家人大駭。抱歸。是夜卽殤。

長髯翁者。黃其姓。龍眉其名。錦棠其別字也。弱冠後。卽蓄鬚。以長髯稱。其長委地。乾隆初。上自王公貴人。下逮廝養走卒。偶舉錦棠名。識與不識。輒曰。嘻。此長髯翁也。於是有艷其遇之奇者。有惋其數之奇者。然翁性奇。故遇奇。其遇愈奇。故其數亦愈奇。榮枯得喪。翁不得自主。而髯主之。翁少習懋遷術。隨估客。往返江淮間。一夕泊京口。羣盜連舸。至躍上估客舟。勢洶洶。投衆商於江。而掠其貨。翁被縛。生命在呼吸間。盜魁偉其髯。嚙啗曰。是鬚鬚者。殊不類市井兒。可釋之。而翁乃慶更生。因棄商入縣中吏舍。傭書。殫心於文例卷牘。

勤奮逾他吏。積資數年。遂以掾吏起家。得官縣尉於古北口。古北口。鄰木蘭。爲皇帝校獵地。秋獮之場在焉。每歲法駕啟行。羽林期門鷩冠虎賁之士。歎山欲野。扈從甚盛。咸以是口爲出入要道。高宗秋幸灤陽。翁以尉給事供帳。跪迎道旁。上目攝之。旣至避暑山莊。召翁入行殿。翁以疏遠小臣。忽被清問。慮上意叵測。奏對殊彀觫。上溫語勞之。命翁起立。趨近御座。以手捋視其髯。嘖嘖歎賞。又令翁繞行殿上一周。益大笑。稱奇不置。賜江綢一疋。大荷包一雙。已而皇太后悉其異。思一覩爲快。從召赴都。翁應詔乘傳至輦下。一再展覲。大獲賞賚。越翼日上。詢部臣有縣令缺乎。部臣以房山縣對。遂降旨。特授翁爲房山縣。蓋曠世之遇也。翁素率真。未嘗爲貴人低顏色。抵縣後。上官亦貌敬之。不責以僚屬儀注。敬翁者。敬其髯也。時制府長白某。忤刻人也。銜參日。屬員俯首屈膝。率不敢仰視。而翁獨掀髯而前。作劉楨平視狀。制府怫然。謂夫夫也。挾髯貴而驕。我當有以制之。不數月。卽毛舉細故。登翁於白簡。劾之去職。翁聞之。殊坦然。謂人曰。以髯得之。復以髯失之。夫何尤。卽日襆被出縣署。驅騾車。過武勝關。騾驚而車覆。翁遂顛。髯縈於軸。而騾奔不已。輾轉膠附。不得脫。竟死車下。

宜興儲同人。名欣。崇拜周立五備至。謂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其學足以正天下之謬。其

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立五名啟嵩。亦宜興人。弱冠時顴未高。兩顴逼而禿。面有槁色。鄉人笑之曰。此黃冠相耳。立五若勿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偕其父旅荆南。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髻如戟。至榻前易頭去。以手所提頭函其頸。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頭如故。凜凜者累日。未幾。顴漸高。兩顴骨漸豐。鬚鬢鬢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塵。隨一金甲人。語曰。吾來易而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啟其腹。出其臟腑。滌而復納之。既納。以方竹笠覆於腹。復取釘椎釘四角。而夢中聞響聲丁丁。竊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塵拂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遂寤。自是文學日進。歷試兩闈。皆獲售。官至侍講學士。

曾文正有皮膚病。膚如蛇皮。時時爬搔之。鱗屑簌簌散於地。雖見客亦不輟也。而宋人王安石亦有斯疾。王爲進賢饒氏甥。其舅黨以其膚理如蛇皮。目之曰。此行貨亦欲求售耶。王尋舉進士。以詩寄之曰。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歸。傳語進賢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

徐樹人中丞宗幹。有一巡捕官。通州人。長約一丈。衣用呢羽。每行則數十小兒隨之。祠廟

演劇。以頰挂臺上觀之。臺下有售水菸者。仰而舉。長人則俯而吸之。從中丞出行。爲前導。無馬可乘。易以健騾。爲壓斃者七。自此卽步行矣。左文襄督閩時。從者多提鎮。左右侍立者。動以百計。中丞侍者僅一人。見者無不駭愕。旋以私通武闡關節。被斥。遂餓死。粵寇之酋。有號啟王者。爲梁成福。嘗由荆襄竄擾漢中一帶。洎勢蹙。以其餘力陷階州。據焉。官軍合三省兵數萬圍匝月。乃擒之。磔於益州市曹。其頭巨若箕斗。眉間殺氣稜稜。張目怒人。皆辟易不敢近。

四川卓某。相國秉怡孫也。光緒時。居京師。體短。人呼爲卓矮子。性甚暴。每怒妻妾。輒呼令前。自立於桌。以杖打之。若不受。則暴更甚。必逞始已。後其妻密購高四五尺之裝穀桶。見卓盛怒。與妾共抱之。置桶中。卓因竟日不得出。自責乃已。

長人詹五。徽州農家子。年十五。家中僅一妹同居。甫十三。一日。五於田畝中得一大鱔。短而粗。歸與妹烹食之。臥至夜半。五忽覺其身暴長。頭足皆抵牆。知有異。黎明起。取鏡自照。見己身長約一丈。而極瘦。頭大如斗。大驚。趨視其妹。亦如之。二人偕出。村人咸目爲妖。相與駭走。妹恚甚。是夜卽自鳩死。五自是食量極宏。而家赤貧。終日不能獲一飽。有族叔客漢口。開詹大有墨莊。因往依之。適一西人見五。異焉。出重資僱之。出洋觀者。人索金錢一

枚。五徧歷各國。獲資綦厚。如是者十餘年。粗習英語。改裝娶英婦歸。光緒庚辰六月。自築鉅宅於上海老閘。極富麗。往來多西人。辛巳三月某日。乘人力車出。二人推挽之。行至跑馬場。身重車小。自車中墜地死。婦乃席捲其資以去。

光緒間。有女子楊貞媛者。喜養爪。蓄之十餘稔。爪長二尺餘。復折至數寸。自記其養爪之法。凡四。一指宜常屈。勿使伸。護以銀甲。其甲必長於爪一寸。歲易之一。盥漱時。以巾揩漬臍子沫。頻拭之。則明透如通犀。一夏日宜卸甲。免指肉腐敗。冬日藏甲於油中。使不失溫和。免風拆。卸甲時宜伸。護甲時宜屈。盥時宜伸。浴時臥時皆宜屈。一爪不可爲挖耳及搔癢之用。偶有損。見甲邊露白痕。亟剪之。勿稍惜。若氣候燥烈。甲邊卷曲。宜置溫湯中。其效應亦四。一蓄爪可弭強暴之氣。蓋以護指。指爪爲重。不復有燥烈之性矣。一占候可以預知。天將雨。爪紋間黃白。天將晴。爪色盡白。天熱。則護甲內有氣水。天冷。則護甲之根。膚色燥白。一蓄爪可以驗病。將病。則爪色漸枯。既病。則爪根潔白。無血色。病將愈。爪根現粉紅色。健康時。則爪色瑩潤。病後。則爪根現出一節。大病節顯。小病節微。一可以占禍福。偶或斷折。卽有禍徵。某年。貞媛之無名指爪折而幼子逝。又一日。中指爪折而遇盜。似此中亦有著蔡之意也。

音吐類

獨異志。宣公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爾。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滏。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澗。伯棼射王。汰斬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晉書五行志。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卽傾顛倒界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續西陽雜俎。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卽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

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石林燕語。晁文元公。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也。初學道於劉海蟾。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嘗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簧。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又常自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目睫之間。此尤異也。續文獻通考。晁文元公。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樂郊私語。州民有朴知義者。家翁莊堰。幼生而不慧。至八歲不語。一日。俄謂其母曰。今日牆外牛鬪。娘可避之。舉家駭而且喜。已而鄰人之牛。果鬪牆外。是後復不言。數日。復言有官兵來。未幾。張軍從雲間來。自此言無不驗。四方挾錢帛來問者。如見神明。家至驟富。然見有人凶事。輒指而告之。如響。由是人見之多。面如死灰。惟恐其有惡言也。母因戒之。其後惟母告之言。則言。年十九。始娶。與其妻一接而殞。此雖人妖。亦似乎保真通靈。故能前知如此。及少近婦人。忽焉滅沒。殆真泄而神與之俱亡。無足怪也。

紹興有孫氏婦。嫠也。年且五十矣。與比鄰徐叟通。生一子。不忍棄。而婦有女已嫁。亦早寡。無子。乃使女子之。女甚喜。託言得之育嬰堂者。撫之如所出。子五歲。不能言。而性甚悍。年浸長。恆操刀與母鬪。女患之。其母適至。女以告。時女之夫族有在坐者。曰。此兒本非己出。又悍無人理。養虎畜狼。甚無謂也。不如逐之。母素愛此兒。不信。女言。斷斷與辯。兒忽大聲謂女曰。我本爾弟也。何得子我。母女皆失色。族人以其素不能言。亦甚駭異。細詰之。則不復語矣。知其有異。亦不窮究。於是復留數年。年益長。性益暴。而是時其母已與徐叟合而同居。若夫婦矣。女之夫族。竟以此兒歸之二老。二老亦受之不辭。兒歸徐。遂能言。與常見無異。後爲木工。

容貌類

西溪叢語。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徵舒殺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申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復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宋書五行志。魏尙書鄧颺。行步施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書明帝本紀。太寧二年六月。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西明雜錄。河東賈弼之。晉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醜怪甚。多鬚大鼻。詣之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弼曰。人各有頭。而豈容此理。明日又夢。意甚惡之。乃於夢中許之。明朝起不覺。而人見悉驚走。弼取鏡自看。方知怪異。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曰。那得異男子。弼自陳說良久。并遣至府檢閱。方信。後能半面笑。兩手各執一筆。俱書辭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

溫公續詩話。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邁。俱爲三司僚屬。共痛

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月。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筆記。康德涵云。往歲奔喪西歸。見劉少師健於洛陽里第。留入臥內。微揭帷帳示之。雙瞳炯然。童顏黑髮。白帷中語云。往歲陳欄編。修借來兪琰參同。是汝批硃的。却是我幾被此書誤了。旣而相對。則又更一老翁也。大聲曰。吾眼目已昏。悶悶見人休胡說。德涵以爲仙云。

疾病類

異苑。陳郡謝石字石奴。太元中。少患面瘡。諸治莫愈。夢日環其城。乃自匿遠山。臥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除。旣不見形。意爲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爲謝白面。按會昌解頤錄。賈耽相公鎮滑台日。有部民家富於財。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道。醫人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劍南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藝未至。而叟

天降之災乎。然某聞府帥博學多能。蓋異人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用。曰。將以遺御吏。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將有言。爲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燥。苦厭人語。爾可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省吾。如死。則葬之於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置之。悲泣而歸。其父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卽香。叟渴欲飲。而氣喘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飲之不已。卽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人病在否。吏報。今已平復。公曰。病人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風癘。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卽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之博識。則醫工所謂異人者。信矣。

按逸史。德宗時。有朝士墜馬。傷足。國醫爲針腿。針入。有氣如煙出。夕漸困憊。將至不救。國醫惶懼。有道士詣門云。某合治得。視針處。責國醫曰。公何容易。死生之穴。乃在分毫。人血脈相通。如江河。針灸在思其要津。公亦好手。但誤中孔穴。乃令鼻牀就前。於左腿氣滿處。

下針。曰。此針下。彼針跳出。當至於簷板。言訖。遂針入寸餘。舊穴之針。拂然躍至簷板。氣出之所。泯然而合。疾者當時平愈。朝士與國醫拜謝。以金帛贈遺。道士不受。啜茶一甌而去。竟不知所之矣。

酉陽雜俎。江淮有士人莊居。其子年二十餘。常病覓。其父一日飲茗。甌中忽醜起如漚。高出甌外。瑩淨若琉璃。中有一人。長一寸。立於漚。高出甌外。細視之。衣服狀貌。乃其子也。食項爆破。一無所見。茶碗如舊。但有微墨耳。數日。其子遂著神。譯神言。斷人休咎。不差謬。行營雜錄。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宦遊西蜀。路經襄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墮脫。家人以爲不可活。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措畫。但日以粥湯灌之。至今猶存耳。

乾嘉之際。武進鄭環。以經學名字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勸且厭。鄭猶曉曉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丙寅。卒於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則見其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註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

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始擲筆長歎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而卦註畢矣。安邱貢士張某寢疾。臥於牀。忽見心頭有小人出。長僅半寸。儒冠儒服。作俳優狀。而唱崑曲。音清徹。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同。所唱節末。皆其生平所遭。四折既畢。吟詩而沒。張猶記其梗概。爲人述之。後爲高西園張杞園所詢。且猶爲述其曲文也。

鄂垣張孝廉。名下士也。以事實近陰私。談者諱其名。先是張婦逝世。悼亡詩文。稿積數寸。同人羣指爲癡。既三年。納一妾。擬不再娶。戚鄰以宗祧所在。強張委禽於某氏。某氏知其有妾也。已不懌。入門。妾以禮見主婦。抗不爲禮。張入房。責之。某氏亦以先妾後妻責張。薄言逢怒。遂賦終風。張由是指天畫地。每日如癡人。百計醫治。卒莫效。嘗自言有老叟。夜至。時以九具鏡箱持贈。促令開視。云箱中所有。皆前生事。張遂逐鏡試之。見第一箱。揭影。辨得前生爲紀文達公。第二爲瀘溪知縣。第三爲京師名妓。第四爲乞兒。第五爲南嶽苦行僧。第六爲歙縣孝廉。早卒。第七八皆童殤。至第九。則今世矣。其箱中則現妻死已葬。繼妻與妾不和狀。本身氣惱成癡狀。忽將碗盞擲碎。一一吞下狀。誤食毒菌。肢體青腫狀。又言癡一年便愈。凡過去事都驗。未來事。亦由家人筆誌諸狀。以待印證。明年。癡果愈。適春闈在邇。部署入場。竟中式。授知縣。越年。張文襄公之洞。調兩江。督兵防海。鄂督募練兵。與敵

戰。張亦起辦團練。領鄉軍。數戰皆捷。復募兵萬人。往來長江上下游。爲接應。時東南諸省糜爛已甚。與夢中所現各事。皆吻合。究不識其夢境變幻。何如是之真也。

麻瘋之害。較楊梅尤烈。粵之婦女病此者。往往遊行市上。搔首弄姿。惑諸少年。誘與之交。登徒子輒入其陷阱。桂林吳紹田。翩翩佳公子也。以其舅氏陳訓官於粵。因往依焉。一日薄暮。偶散步郊外。見女郎扶小婢。躑躅道路。睨之而美。顧無人。入以游詞。笑不拒。但啟齒嫣然笑。姍姍去。吳爲所惑。遙尾之。約半里許。入一巨第。吳徘徊瞻望。不敢遽入。密詢之。鄰居曰。是某顯者家也。吳悵惘若失。俄而婢出。招以手。卽隨入。越數重門。達女室。則方明燭凝坐。若有所待。低聲曰。惱郎久待矣。因扯與並坐。室中各物。窮極奢麗。一切陳設。多未覩。錦帳低垂。床上綉褥厚尺有咫。吳至是。惟自慚形穢。踟躅不自安。女笑謂婢曰。若男子羞恻恻。殆類小姑子。顧謂吳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吳曰。我乃山野俚人。猥蒙不棄。恐汚仙人。以是心不自安耳。女笑曰。君誠篤人也。無何就寢。宛然處子。吳亦護持周至。女忽於枕上。潸然淚下。吳怪而問之。但泣不答。吳固詰之。女曰。妾誠不忍見君死。用是悲耳。吳詫曰。是何言歟。曰。君不聞廣東麻瘋症耶。吳大悟。旣曰。得親薈澤。卽以一死報知己恩。可瞑目泉下矣。女感其言。益嗚咽不成聲。漏三鼓。女曰。君盍去。此難久留。卽起送之出。吳歸掩臥。

空齋。嗒然如喪。未幾果病。一身盡潰爛。自分必死。初其舅氏猶時一存問。繼則閉置一室。從窗外進食物。不過問矣。一夕夜已深。忽奇渴呼茶。氣竭聲嘶。無應者。乃自起。匍伏暗中。索之。忽觸一巨甕。捫之。滿貯酒。俯而牛飲。渴漸止。乃返身睡。次日則遍身膿血。盡成厚痂。揭之。隨手脫落。視膚肉較昔日白嫩數倍。拔關出。奔告舅氏。述夜來狀。視甕中則溺一蛇。長僅四五寸。有四足。始悟夜飲此酒而愈也。吳愈後。浼鄰媪告女以不死。請續舊好。女曰。吳郎。妾恩人。殆天佑之不死。桑中之約。不可再。致意吳郎。但命媒妁來。妾誓嫁之。不遂。則以死殉。吳喜。以商舅氏。轉託母家戚好。致意女父母。並以事顛末告之。曰。此天作之合也。許之。遂以女嫁吳。

阿桂。佚其姓。丹徒人。農家子也。年二十餘。已娶妻生子。某年冬。阿桂驟遭奇疾。終日咄咄。不飲亦不食。其妻憾之。百計求治。卒無效。一日晝寢。狀甚適。歷二小時許。始寤。目灼灼四顧。口操魯音。曰。異哉。此何地也。我何由至此。語畢。狂奔出門去。妻大駭。牽衣阻之。阿桂怒曰。爾欲何爲。我非此間人。留無益。語畢。又奮身欲行。妻泣曰。爾卽病狂。何床頭人亦不識耶。阿桂笑曰。異哉。我安得有此黃臉婆。妻益駭曰。然則爾何人。曰。我李某。山東人也。既不識我。何認我爲夫妻。曰。爾名阿桂。我爲爾妻。此間人孰不知者。又指其三歲兒泣曰。此牙

牙學語者。我與爾所生之子也。爾卽無結髮情。獨不念此一塊肉耶。時村人羣集。衆口一致。皆譴其妻之言。阿桂亦踟躕不能決。妻又曰。爾如不信。盍窺鏡自視。阿桂曰。善。甫對鏡。卽噉然失聲曰。異哉。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也。我之本來面目。安在耶。阿桂泣。妻亦泣。村人皆嘖嘖稱異。爭詢其故。阿桂曰。我亦不審何以至此。頃在山東時。惟午睡耳。妻及村人仍意其病。後譖語設辭以慰之曰。既來之。姑少安毋躁。阿桂搖首曰。嘻。我家有一妻一妾。華屋數楹。藏書萬卷。此齷齪者。安能一朝居耶。我去矣。後會有期。語時。又奪門欲出。妻號泣隨之。掉頭不一顧。村人不得已。乃執而送之官。阿桂本不識字。初訊時。親書供狀。則洋洋千餘言。斐然可觀。此卽離魂病。往往能以彼人之魂。附於此人之身。阿桂殆其類耶。

妊娠類

拾遺記。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篋。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竹書紀年。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滲於豕牢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

身不返。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爲嗣。以及昌。昌爲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爲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率羣臣與發並拜吉夢。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姓劉氏。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漢武帝內傳。漢孝武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牖。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

誠齋雜記。漢末零陵太守有女甚姪。鬪門下書佐悅之。使婢取盥水竊飲而有娠。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書佐推之。兒仆地爲水。

搜神記。元帝永昌中。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妊。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詣闕自陳。留於宮中。

南史任昉傳。昉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臥。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

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乃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籍甚。年十二。從叔嗜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

五代新說：陳徐僕射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作鳳。集在肩。已而誕之。寶誌師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學過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獨異志：唐李祐爲淮西將。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裴公破吳元濟。入其城。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祐有新婦姜氏。懷娠五月矣。爲亂卒所劫。以刀割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婦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而產一男。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曰行修。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於道。

柳氏舊聞：肅宗在宮。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諭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不寤。吟呼。若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邪。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脇曰：妾向夢

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

唐詩紀事。張志和。字子同。婺川人。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肅宗時。貶南浦尉。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

錄異記。趙燕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燕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以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夾。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於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甲爪亦具。其下有兩足。各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宰豚爲業。每鬪船。驅雛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碚於地。形必裸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畫墁錄。鳳翔婦與黃冠通奸。卽妊不能決。在禁中四年。至英廟登極。赦到。官竟而婦生子。髮被面齒滿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謬。

青瑣高議。治平三年。咸平朱沛家粗豐足。尤好養鵠。編竹爲室。數動踰百。一日爲貓捕食其鵠。沛乃斲貓之四足。貓轉堂室之間。數日乃死。他日貓又食鵠。又斲其足。前後所殺十數。貓後沛妻連產二子。俱無手足。沛終不悟。

宋史李顯忠傳。顯忠。綏德軍青澗人也。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旁。卽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

行營雜錄。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岳侯軍中有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續夷堅志。平定葦泊村。乙巳夏。一婦名馬師婆。年五十許。懷孕六年有餘。今年方產。二龍官司問所由。此婦說。懷孕至三四年不產。其夫曹主簿懼爲變怪。卽遣逐之。及臨產。恍忽中見人從羅列其前。如在官府中。一人前自陳云。寄託數年。今當舍去。明年阿母快活矣。言訖。一白衣掖之而去。至門昏不知人。久之乃醒。旁人爲說晦冥中雷震。有三龍從婦身飛去。遂失身孕所在。

霏雪錄。樊昌高八舍家。軒墀之間。畜龜數年。生育至百餘。昌家生子四五人。皆龜胸僵僕。蓋孕婦感其氣所致。古人胎教。可不謹哉。

異聞總錄。永嘉項家。爲邪所據。時有一物。人形而擊首。出沒其家。自呼曰太公。項以爲常。不爲怪異。凡有所求。只於廚間呼太公。物則隨至。項妻有孕。思齋饅頭食。遂叫太公一聲。至二更餘。捧一甌蒸饅頭而來。蒸氣尙暖。越數日。人傳七尺渡頭人家。設水陸齋。失饅頭一甌。後項婦生一子。如冬瓜狀。無眉目。但有口能乳。方欲溺之。忽聞太公空中作聲曰。子不可溺。權以乳哺。當有以謝。踰兩月。項婦方抱子在牀。忽太公實白金二笏於牀。奪抱此子而去。後其怪亦絕。

邵陽婦孕十四月。產一物。鉅牙鈎爪。虎首人身。長尺許。墮地。卽跳躍。母見之大駭昏絕。穩婆亦驚走。父聞聲趨至。急裹以被。拳擊足踏。啾啾有聲。久之乃絕。然其體雖小。而手爪長四寸許。利如鋼鈎。足指亦堅銳。若熊掌。所臥之被已盡裂矣。

高郵農家婦生子。獐目血口。髮被及肩。墮地時。嚙穩婆手。血流不止。能跳躍。趨至中庭。就甕飲水。人莫敢近。所畜犬見之。力噬其肩。則返肩鬪犬。傷犬家人以杖擊斃之。血色青腥臭特甚。犬亦舉體流血矣。

光緒某年。天津侯家後老君堂西某甲妻。孕七月而產怪物。七形似魚。其頭則具體而微。類刑天。有口有鬚。有眼有尾。無耳鼻。手足皆類爪。大者尺餘。小者七八寸。落地後。大動大叫。某見之。亟以槌擊死之。越日。東鄉亦生一怪。形似人。惟頭生兩角。長不滿尺。一手撫胸。一足直立。一足斜伸。身有黑毛。聞懷胎三月餘而卽產之。

宣統庚戌。黃坡農人周立茂妻產一男。有三頭。在中者較巨。一頭吸乳。則二頭皆泣。立茂挈其妻抱之至漢口。美人卡立脫欲出三百金購之以送紐約博物院。不允。

湖北婦人妊子。避忌最甚。有所謂換胎者。言所見之物。入其腹中。換去其本來之胎也。故婦人妊子。凡房中所有人物圖像。藏之棄之。或以鍼刺其目。云其目破。卽不爲患矣。有一婦臥室懸一美女像。及生子。厥狀肖焉。美女屈右臂。伸三指。作指物狀。此子亦屈右臂。伸三指。終身如此。又一婦偶觀優。及生子。頭上有肉隆起。如戴高冠。兩耳旁各有肉一片。下垂。如以巾羈之者然。因憶觀優時。有優人之冠如是。爲其換胎矣。其地每有遊僧擔荷衣裝。乞食村落。擔上有彌勒像。此尤爲所忌。孕婦見之。謂生子必肖彌勒像矣。故此僧所至。村人輒噪而逐之。孕婦或不及避。猝與相遇。必坐於地。自解其履。以左履換至右足。右履換至左足。此僧亦必將所荷之擔。從右肩換至左肩。從左肩換至右肩。如此相持。及人衆

咸集。逐此僧去。乃得無事。

血肉類

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罅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爲桁棟。小枝爲桷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篩水精以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蒼鬱。忽見二人。雲乘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卽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雪霜。引氣一噴。則雲氣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罷文縵。罷縵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縵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疎萇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五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屍矣。

搜神記。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而矐睛。四經入土。

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愚。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此乎。

志怪錄。晉懷帝永嘉中。譙國丁杜。渡江至陰陵界。時天昏霧。在道者。見一物。如人倒立。兩眼垂血。從頭下。聚地兩處。各有升餘。杜與從弟齊聲喝之。滅而不見。立處聚血。皆化爲螢火數千枚。縱橫飛去。

唐書韋溫傳。周仁軌者。京兆萬年人。后母族也。方爲并州長史。殘酷嗜殺戮。異日。見堂下有斷臂。惡之。送於野。數昔往視。故在。是月。韋后敗。使者誅仁軌。刑人舉刀。仁軌承以臂。墮地。乃悟。

五代史閩世家。王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曦自昶世。僞強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新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將何爲。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曦既立。而新羅復獻劍。曦思倓前言。而倓已死。命發塚戮其尸。倓面如生。流血被體。

聞見前錄。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

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疾死。嗚呼。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燉煌新錄。乙巳春。懷州一花門生。率僕掘地。得肉塊一枚。大三四觔許。以刀割之。肉如羊。有膚膜。僕言地中肉塊。人言爲太歲。見者當凶。不可掘。生云。我寧知有太歲耶。復令掘之。又得肉塊二。不半年死亡相踵。牛馬皆盡。古人謂之有凶禍而故犯之。是與神敵也。申胡魯鄰居親見之。爲予言。

庚巳編。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脈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算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居宅類

搜神記。宣城邊洪。爲廣陽領校。母喪歸家。韓友往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留之。不得。其夜洪歎。

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婢二人。皆被創。因走亡。數日。乃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

搜神後記。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以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甚白。便還。取刀中之。中斷。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殺李。持至坐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者必死。惟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

元怪錄。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能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鼓鼙之聲。不知所來。乃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助我。若然。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

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執旌鉞。願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犬馬之志。惟欲遂之。使者復命。願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夢之徵。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願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臾。戶牖風聲。帷簾飛揚。燈下忽有數百鐵騎。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披堅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願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右卒齋書云。將軍傳檄。願受之。云地連寇境。戎馬不息。天設勅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托神契。然明公陽官。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北山賊合徒。尅日會戰。事圖子夜。否臧未期。良用惶駭。願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敵壘崔嵬。三奏金革。四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家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人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潰。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王栖。日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輿尸橫地。願俯伏觀之。於是一騎至禁。願曰。陰陽有度。得之者昌。亭亭天威。

風驅連激。一陣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靈文。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深居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親人潛備鑿鑿。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磚堂。其明器甚多。甲冑數百。前有金牀戲局。列馬滿稱。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旣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異聞總錄。邢太尉孝揚。初南渡。寓家湖州德清驛。湫隘不足容。謀居於臨安。甚切。得薦橋門內王瓊太尉宅。纔爲錢三千緡。或曰。都城中如此第舍。當直五萬緡。今不能什一。亦知其說乎。是宅廳久爲妖所據。人不復堪處。故以相付耳。邢之內子及姑慶國夫人者。皆唱言不可用。邢患之。稍稍語內子曰。人言是否。固未定。我將先驗之。然我或云無。汝終不以爲信。盍擇謹厚二婢子偕行。庶可證其實。遂往。凡留半月。中外奧僻。無不臨履。夜寢於正堂。寂無一怖。歸家具言。且力詆前妄。二妾亦深贊屋廬之美。始盡室徙之。徙之日。物怪卽

見家人閨幃間密語。輒應於屋上。嬉侮譁褻。無所間斷。至蠱惑姬妾。恬不避人。於是盡悔其來。時宋安國在德清。亟遠招致。爲作法考攝。獲一鬼。械而囚諸北陰。已復一鬼出。又捕治之。俄復然。鬼自述兄弟四人。又有他宗從眷屬并同儕極多。宋施術已窮。乃告邢氏曰。茲地經兵虜之變。殺人無數。今日何可勝治。不若建黃籙大醮。拯拔之。吾當爲主。引使超然受生。不與鬼爲怨府。亦上計也。邢如其戒。捐錢二百萬。辦醮筵。鍊之夕。置甕架上。幕以布。悉召滯魄集於中。宋約邢親昇至前。罄力不能舉。但覺甕內索索如蟹行聲。訖事。用八健卒負出門。皆云。壓肩上甚重。各若荷百斤耳。瘞之竹園深坎下。宅至今平寧。

稽神錄。劉建封寇豫章。僧十朋與其徒奔分寧。宿澄心僧院。初夜間見窗外有光觀之。見團火高廣尺中。數有金車子與火俱行。嘔軋有聲。十朋始懼。其主人云。見之數年矣。每夜必出於西堂西北隅地中。遠堂數周。復沒於地。以其不爲禍福。故無掘視之者。

鐵圍山叢談。劉器之安世。晚年致仕。退處睢陽。以鐵二十萬鑿一舊宅。或謂此地素凶。不可止。器之不信。始入。卽有蛇虺三四出屋室間。呼僕厮屏去。則率拱立。謂有鬼神。不敢措手。器之怒。改命家人輩。自納諸筐篋。而棄諸汴流。翌日。則蛇出益多。再棄。輒復又倍。曾不浹旬。乃至日得五七筐不已也。器之不樂。因自焚香於土神祠前。日。此舍某已用錢易之。

卽是某所居矣。蛇安得據以爲怪乎。始猶覲神之有職。而令峻革。今數日。怪益出。是神之不職。爾固當受罰。雖願仍其舊貫。不可得矣。願從者盡培土。偶五六擲之河中。召匠改塑。由是怪不復作。

泊宅編。范迪簡。南劍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自峒峒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居地名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怪不可買。遂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烹。一夕而盡。其怪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輟耕錄。李恭敏公者。所居在江陰之南門。其門首巷坊亦題曰恭敏。不知當日名坊之義。而七八十年來。子孫消削。第宅傾圮。殆盡棄遺故址。竟爲里豪薛得昭所吞。土木一新。鄉閭健羨。忽有人獻詔於薛云。若不除去舊坊。終非君家利也。薛深然之。指數恭敏之族尊且長者。惟李唐卿可主其事。乃呼至。贈泉百緡。李欣然撤之。一夕。嚙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問其故。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以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旣罵且撻。我負痛叫號。故至此耳。語旣。暴死莫救。又數年。城燬於兵。薛氏室屋財產悉空。貧無爲計。遂執幹役於時貴之家。噫。子孫之不肖。強霸之用心。皆可爲後人鑒也。

高坡異纂。李通判一寬。邑人也。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予先大夫亦與焉。方行酒。忽衆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飛鳥。客皆習知不懼也。獨先大夫冠如故。因拱手祝曰。主人以好會客。吾輩固莫測汝爲何等神怪。使汝爲邪祟。不宜侮弄君子。若正神也。奈何以冠裳爲戲。祝已。巾帽一一各復本人首如肅整者。及予舅氏湯潤。一日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入。言事於堂上。語畢。出取傘。則已失矣。遍求之不獲。更歲餘。其家一故櫃。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展轉取之。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之。

京師宣武門外菜市口北之鐵門。其地有兵馬司署。及文昌歌院。向傳居此不利。自歸安姚文僖卜居後。數十易主。後喬松年河督修葺之。題門額曰千年鐵門限。蓋欲爲久居之讖也。然不兩年。喬由倉場侍郎外授。胡左都繼之。一年卽貶官。徐壽蘅侍郎。馬恩溥閣學。皆居此。甫逾年。徐丁憂。馬出爲江蘇學政。卽卒。此皆三年中事也。所謂三年者。卽同治壬申癸酉甲戌也。越數年。而司署歌院皆不存。姚喬舊居亦土木屢改。不可復識矣。

飲食類

異苑。文帝元嘉四年。太原王徽之。字伯獻。爲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徽之取自割。終不食。投地。大怒。少頃。顧視。向炙已變爲徽之頭矣。乃大驚愕。反屬目。覩

其首在空中揮霍而沒。至州便殞。

酉陽雜俎。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和州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鱠。常言鱠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亭。觀其下筯。初食鱠數疊。忽似哽。咯出一骨珠子。大如黑荳。乃置於茶甌中。以壘覆之。食未半。怪覆甌傾側。劉舉視之。向者骨珠。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及人。遂摔劉。因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翁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方能言。訪其所以。皆不省。自是惡鱠。

按袁宏道醉叟傳。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輦闢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送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盃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

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獐。屈伸脣髭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蝸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言某年曾登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闔簷下。口中嘗提法萬歸。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順康間。博野有婦人。一生不飲食。而生育男女數人。日夕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仙入煮石。但傳其語。順康間。淄川丁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爲飯。渴卽飲溪澗中水。遍身生毛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之甘鹹辛苦。及母終。不知所往。

康熙時。淄川人有客汴梁者。寄宿蛇佛寺。寺僧具晚餐。座客頗衆。肉湯甚美。而每段皆圓。

類雞項疑之。問寺僧殺雞幾何。遂得多項。僧曰：此蛇段耳。客大驚。有出門而哇者。既寢。覺胸上蠕蠕。摸之。則蛇也。頓起駭呼。僧起曰：此常事。烏足怪。因以火照壁間。大小滿牆。榻上下皆是也。次日。僧引入佛殿。佛坐下有巨井。井中蛇粗如巨甕。探首井邊而不出。爇火下視。則蛇子蛇孫。以數百萬計。族居其中。

康熙時。張又瞻有僕曰陸。其標能服砒。大興劉繼莊親問之。果然。其標言自祖父以來。皆服砒。砒屑爲末。可盡二錢。能卻寒。並治諸虛寒瘡疥之疾。但夏日不可服。食之若發熱。亟以豆腐一塊。拌皮硝食之。卽愈。若未經久服之人。誤食而中其毒者。以烏柏葉四五片。咀食之。吐清水一二碗。卽解。

丹徒大學士張玉書。古貌清癯。每朝餐。僅食山藥二片。清水一杯。可竟日不饑。

崑山徐健庵。司寇乾學。善飲。啖。每早入朝。食餽餽五十。黃雀五十。雞子五十。酒十壺。可竟日不饑。及解組言歸。門生餞之。謂將供一日醉飽也。安一空腹。銅人於座後。凡徐進一觴。則亦傾一觴於銅人腹。殺葷羹湯皆然。銅人腹滿而倒換者再。徐則健啖自若也。

善啖猪肉者。首推曹文恪公秀先。次則達香圃總憲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叉。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

恪坐轎中。取置扶手板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摺中有微臣善於喫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每日常膳之外。必得火腿豬頭肥鴨油雞。率雙分以爲常。有時無豬肉。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而已。香圃人極儒雅。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香圃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攫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高宗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是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福文襄王康安行邊。所過州縣。牧令以其喜食白片肉。肉須用全豬煮爛而味始佳。故必設大鑊煮之。一日將至四川某驛。而豬猶未熟。前驅已至。傳呼備餐。司供帳者方窘甚。一庖人忽登竈而溺於鑊中。守令皆大驚。詢其故。曰忘帶皮硝。以此代之。比至上食。食未畢。忽傳呼某縣辦差者。人咸惴惴懼獲罪。不意文襄以一路豬肉無若此之美者。特賞辦差者寧綢袍褂料一副。

太原之城外。有地名晉祠者。人煙輻輳。商賈雲集。其地有酒館。所烹驢肉。最香美。遠近聞名。往者日以千計。羣呼曰驢香館。蓋借驢之音爲驢也。其法以草驢一頭。養之極肥。先醉

以酒滿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釘四樁。將足捆縛。而以木一根橫於背。繫其頭尾。使不得動。初以百滾湯沃其身。將毛刮盡。再以快刀碎割。欲食前後腿。或肚。或背脊。或頭尾肉。各隨客便。當客下箸時。其驢尙未死絕也。此館相沿已十餘年。乾隆辛丑。長白巴延三爲山西方伯。聞其事。命地方官查拿。始知業是者十餘人。送按司治其獄。引謀財害命例。將爲首者論斬。餘俱發邊遠充軍。勒石永禁。

仁和盧西寧學士琦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

道光以前。青浦之佘山人喜食蜈蚣。其物美而色白。長可三四寸。闊如指。欲食者。須於四五日前烹一雞。納蒲包中。置山之陰。越宿取歸。蜈蚣必滿。連包煮熟。出而去其首足與皮。復殺雞。燂湯煮之。非咄嗟可辨也。

道光時。清江浦某巨室有寡婦。食性甚奇。嗜驢陽。其法使牝與牡交。俟其酣暢。使人亟以利刃斷其莖。卽自牝陰中抽出。烹而食之。謂其味嫩美無比。吳清惠公蓉時爲清河縣令。執而誅之。

同光間。蕭山李某館於高氏。主人高叟。博覽士也。一日有鄰人於山上掘得一物。通體純

黑兩目皆閉。以示李。李不識。高曰。此蛟也。幸兩目未開。故不爲患。烹而食之。亦一異味。然其身上不可著一滴水。得水卽能變化。平地生波。廬舍爲墟矣。乃攜至爨室。燒釜使紅。投之於中。而蓋之。釜中鬻然。黑水溢出。可四五石。水盡。啟蓋。則已熟矣。色白如凝脂。取出薄切之。湛諸美酒。調以醯醢。與李共食。味甚鮮腴。後以告人。謂食品之美。殆未有過之者也。南海李孝廉。字倩。爲嗜食醢鴨尾。每膳必需。家人以鴨進者。輒割尾而棄其餘。遇戚友設筵。無鴨尾。以爲不恭。則怫然謝去。雖珍錯盈前。不下筯。佛山鎮有一豪家。謙飲不時。烹飪狼藉。所用醢鴨。日以數十計。惡其尾。未下釜時。卽命家人割之以投牆外。倩爲聞而歎曰。委明珠於糞壤。抵尺璧於污泥。天下有拂人之性。若此。儻父者哉。世不貴寶。我不忍其棄於地也。遂徙居。與之結鄰。日享其醢尾焉。

粵中荔枝。必俟五六月紅熟。方以甘鮮擅名。非其候。則攢眉螯口。不可下咽。李倩爲獨嗜純青者。蘸以香山鹽蝦醬。一啖輒盡百枚。嘗曰。人間至味。無逾於是。惜不能與醢鴨尾。日夕慰我饑耳。

李文忠公。負中外重名。西人稱之曰東方俾士麥。晚年歷聘各國。使節所蒞。人摩肩。車擊穀。雖販夫牧豎。莫不輟業聚觀。爭以一見顏色爲快。任北洋大臣最久。嘗有德國海軍大

臣。至津投謁。語文忠曰。某所乘軍艦。於世界海軍中稱巨擘。中堂手勑貴國海軍者。某請
冀除敵艦。敬迓使節。倘亦中堂所樂觀乎。文忠喜諾。訂期而別。至日。颶風驟作。巨雨如注。
德艦寄碇處。距大沽口二十餘里。文忠既至大沽。舶爲颶風所阻。不獲駛傍德艦。乃以無
線電達德帥。德帥覆電云。已遣舢板奉迓。但中堂高位耆年。不畏涉險否。幕府諸人有尼
其行者。文忠不欲示外人以餒。偕繙譯一人。毅然登舟。舟以水兵八人擊槳。一人執舵。雖
巨浪山湧。而舢板出入風濤。疾於飛隼。俄頃已抵德艦。艦中鳴礮如雷。軍樂驟作。德帥握
手致敬曰。中堂信人哉。以中堂耆英重鎮。而冒險精神。邁越青年。尤爲欽佩。文忠遜謝。坐
既定。德帥執餅酒。親注於杯。爲文忠晉頌辭畢。曰。中堂冒涉風濤。惠臨敵艦。鄙人絳灌無
文。不足以娛樂嘉賓。乃以餘酒寘文忠前。曰。不腆敝產。敬效野人獻曝之忱。祝中堂歸途
餘福。文忠雖起謝。頗異德帥以殘酒相餉。歸署。譯其文。始知此酒釀於西歷十五世紀。已
閱四百餘歲。值英金二百鎊。約我國銀幣二千餘圓。爲世界第一古酒。宜德帥以之作縞
紵也。

處州畚客多善食。故土人呼食量大者曰畚客。喫。每月必有三次入山。取一種黑色木之
汁。與米同炊。謂之喫黑飯。以示不忘祖先。蓋自言其祖盤瓠爲龍犬。曾喫黑飯也。

粵東南雄州遇女子有淫奔事。親屬從而捉奸。其奸夫窮無資者。則張聲勢以嚇之。或言投諸海。或言削骨煎膠。卒之略無可獻。則施以鞭撻之刑。富有資者。則稱家行罰。既罰。則無事矣。其款所入。則歸諸祖祠。以購豬牛。自行宰割。佐以雜品。資薄者。則采買豬牛等肉。并配以薯芋之類。其赴飲者。無論衿耆及淫婦之翁長暨夫兄弟。皆侈然自得。名曰飲皮。粵者有所謂蜜啣燒烤者。鼠也。養鼠生子。白毛長分許。浸蜜中。食時。主人斟酒。侍者分送入口之際。尚啣啣作聲。然非上賓。無此盛設也。其大者如貓。則乾之以爲脯。

粵東食品。頗有異於各省者。如犬田鼠蛇蜈蚣蛤蚧蟬蝗龍蝨甲蟲體扁平爲卵形似蜚小黑褐色雌者膨大而圓後翅甚扁宜於游泳常居水中小魚爲食禾蟲時青熟時紅黃夏秋間早晚稻熟則其蟲亦熟潮長浸田因乘潮斷節而出日浮沈浮則水面是也。粵人嗜食。謂不論何蛇。皆可佐餐。以之鏤絲而作羹。不知者以爲江瑤柱也。蓋其味頗似之。售蛇者以三蛇爲一副。易銀幣十五圓。調羹一簋。須六蛇。需三十圓之代價矣。其乾之爲脯者。以爲下酒物。則切爲圓片。其以蛇與貓同食也。謂之曰龍虎菜。以蛇與雞同食也。謂之曰龍鳳菜。

粵人又食蜈蚣。食時。自其尾一吸而遺其蛇。粵人又食桂花蟬。桂花蟬者。似蟬而身長。色如蟬而大倍之。粵人取之。熬以鹽。咀嚼之作

茶前酒後之食品。雌雄均可食。雄味尤美。作薄荷香。味微辣。

閩人之食龍蝨也。取其雌者食之。雄者不堪食。食之無肉。嗅之。鹹臭不可當。投之酒中。亦無味。閩人謂其嚼後口中作金墨香。若設盛席。輒供小碟一二十。必以此品居上。碟中鋪以白糖。僅綴數虱於其上而已。粵人亦嗜之。

閩山多蘭花。花多處產蟲。俗稱之曰蘭蠶。狀似蠶。飲蘭花間之露。色淡碧。畏鹽。得之。俟食時。點白鹽少許。卽化爲清露。一滴入口。香溢齒牙。爲山中無上上品。

桂蠹。桂樹所生之蟲也。大如指。色紫而香。蜜漬之。可爲珍味。漢趙佗以獻文帝者。卽此楚辭亦有之。則此物之見珍古矣。

壁虎。卽蜥蜴。亦曰守宮。亦曰旋龍。恆在陰溼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則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之。一日有人捕得最長大者。與賭銀幣四圓。並有酒肉。向用豆腐皮捲而嚼者。此次不許包裹。夥因賭數之較豐也。竟毅然任之。未及舉齒。壁虎本極活潑。條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患。及年餘。漸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妻頗憶之。曰。得毋所吞壁虎乎。醫曰。是矣。索酬資十陸圓。將病者各竅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敷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提取。物既滑。一時不及措手。忽已

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必不再出。家人懇之。醫卽多數藥粉於咽喉。物再探出。卽以鐵鉗夾住。衆人圍視。壁虎通體紅色。血豔。醫曰。此蓋食而未死。彼卽涵養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彼卽搖動。猶幸爲雄。苟食其雌。則必於血中散子。不可爲矣。

蝸及蜈蚣。北人亦有生啖之者。聞有巨蠍長。則展轉乞求。得則去其首尾。嚼之。若有餘味。其食之之法。先浸以酒。後灼以油。

豫直間。鄉民喜食蝗蟲。火之使熟。藉以果腹。蓋以春夏時。蝗蟲孳生甚速。滿坑滿谷。隨處而有。其初慮傷麥苗。藉作食品。俾此嘍嘍。趨趨者。可少減其數。亦去害蟲之遺意也。而是蟲味本不劣。以此食之者。大不乏人。其食也。恆以油灼之。謂有香氣。

山左食品。有蝗。有蚱蜢。食之者。甘之如飴。每以下酒。

貴州夷人。每以牛馬骨漬之。經年。俟其柔脆如筍。其氣逆於人鼻。以爲上品供客。謂之賈鬼。

菌有一種。食之得乾笑疾。人呼之爲笑矣乎。不言其可以致死也。然此菌實有毒。笑而不已。久之必死。光緒時。吳下馬醫科巷。俞曲園太史之鄰。潘家有一媪。潘某之妻母也。食菌

後覺腹中有異。乃就牀臥。俄而吃吃笑。俄而大笑。驚謂其女曰。殆矣。吾食笑菌死矣。其言雖如此。而笑仍不絕聲。未幾起而立。旋仆。遂伏地狂笑。其女驚惶失措。以愈家時有藥餌饋送比鄰。乃踵門問焉。愈因檢經驗良方。知食笑菌者。以薜荔煎湯可治之。適牆頭有此種。乃採一束煎湯以與之。飲後。須臾笑止。得無恙。

硫磺有毒。固不可爲食品。然服之而壽考康寧者有之。疽發於背於頸而致死者亦有之。蓋人之體質不同也。杭州畫師王林常服硫磺。久之。毛孔中突起小泡。青煙一道。直射而出。皆作硫磺氣。嘗告人云。毒從毛孔中出。便無他志。

器用類

煙花記。吳主亮命工人潘芳。作金螭屏風。鏤祥物一百三十。種種有生氣。遠視若眞。一日與夫人戲。觸屏。墜其一鳳。頃之飛去。

搜神記。魏郡張奮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財散。遂賣宅與程應。應入居。舉家病疾。轉賣鄰人阿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升堂呼曰。細腰。細腰。應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答曰。無之。便去。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呼法呼之。問曰。黃衣者爲誰。曰。金

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爲誰。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爲誰。曰銀也。在牆東北角柱下。汝復爲誰。曰我杵也。今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萬貫。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寧。

異苑。晉孝武太元末。帝每聞手巾箱中。有鼓吹鞞角之音。於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許。手長數尺。來摸經案。是歲帝崩。天下大亂。晉室自此而衰。

續齊諧記。東晉桓元時。朱雀門下。忽見有兩小兒。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茵。繩縛腹。車無軸。倚孤木。聲甚哀楚。聽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還入建康縣。至閣下。遂成雙漆鼓槌。鼓吏劉云。槌積久。比恆失之。而復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元敗。言車無軸。倚孤木。桓字也。荊州送元首。用敗籠茵包裹之。又以芒繩束縛其尸。沉諸江中。悉如所歌焉。

異苑。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牀。乃取而焚之。婢卽平復。

元怪錄。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人各殊。名

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麋者。姓衛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曉弄椀珠。姓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目所未覩。有一優卽前曰。某等肚饑。臘臘怡怡。皮漫遶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舍。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於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殘兩人。長者又曰。請作終始相生。於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遞相吐出。人數復足。骨低甚驚。因重賜資遣之。明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翮半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於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於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堦頓首。哀乞親屬完聚。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宅。基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於瓦礫下得一大木檻。中有皮袋數十。檻旁有穀麥。觸卽爲灰。檻中得行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怪。欲舉火焚之。諸袋因號呼。檻中曰。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卽都尉李少卿般糧袋。屋崩平賦。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有情於神。不相殘毀。至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冤楚聲。血流

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冤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水銀後亦失所在。

古鏡記。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旣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家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敍。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絨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絨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絨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

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坐驚歎。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槍。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實之。妖怪遂絕。度弟勣自六合丞棄官歸。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以鏡與之。勣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棲息焉。至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燧。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燧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勣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

旌陽七代孫。有況。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每至滅燈燭後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束有牕。恐其門閉固而難啟。遂晝日先刻斷牕樞四條。却以物支挂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牕樞。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縣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觔。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色白。并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酉陽雜俎。僧一行者。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元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

明皇雜錄。李適之既貴且豪。常列鼎於前。以具膳羞。一日庭中鼎躍出相鬪。家僮告適之。

乃往視之。醉酒自誓。而鬪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適之罷。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時人知其禍未止也。俄爲李林甫所陷。貶宜春太守。適之男霽爲衛尉少卿。亦貶巴陵郡別駕。適之至州。不旬月而終。時人謂林甫迫殺之。霽乃迎喪至都。李林甫怒猶未已。令人誣告於河南府杖殺之。適之好飲。退朝後。卽速賓朋親戚談話賦詩。曾不備於林甫。初適之在相位日。曾賦詩曰。朱門長不備。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嘆之。

元怪錄。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卽曰唯唯。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清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敝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柔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方歸。舊所

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台水桶破鑊。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

杜陽雜編。大曆中。日林國獻龍角釵。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西陽雜俎。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氏。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他患。

博異記。張不疑。開成四年。宏詞登科。授秘書。遊京。假丐於諸侯。迴以家遠無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國。欲市青衣。散耳目於閭里間。旬月內亦累有呈告者。適憎貌未偶。月餘。牙人來云。有新鬻僕者。請閱焉。不疑與期於翌日。及所約時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稱前浙西胡司馬。揖不疑就位。與語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場。幾及成事。曩以當家使於南海。蒙攜引數年。記於嶺中。偶獲婢僕等數十人。自浙右以歷南荆。已貨鬻殆盡。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語畢。一青衣捧小盤。各設於賓主位。俄攜銀罇金盞。醪醴芳新。馨香撲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覺飲數杯。命諸青衣六七人。並列於庭。曰。唯所選耳。

不疑曰。某以乏於僕使。今唯有錢六萬。願貢其價。卻望高明度六萬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價翔庠。各有差等。遂指一鷓鬢重耳者曰。春條可以償耳。不疑覩之。則果是私目者矣。卽日操契付金。春條善書錄。音旨清婉。所有指使。無不愜適。又好學。月餘。日潛爲小詩。往往自於戶牖。問題詩云。幽室鑠妖艷。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二月矣。不疑素有禮奉門徒。尊師居旻天觀。相見。因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絕多。不疑罔知所自。尊師曰。得無新聘否。不疑曰。聘納則無。市一子耳。尊師曰。禍矣。不疑恐。遂問計焉。尊師曰。明旦告歸。慎勿令覺。明早。尊師至。謂不疑曰。喚怪物出來。不疑召春條。泣於屏幕間。亟呼之。終不出來。尊師曰。果怪物耳。斥於室內。閉之。尊師焚香作法。以水向東而噴者三。謂不疑曰。可往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曰。大抵是舊貌。但短小尺寸間耳。尊師曰。未也。復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門而噴者三。謂不疑可更視之。何如也。不疑視之。乃仆地。撲然作聲。視之。一朽盟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蟬蛻然。繫結仍舊。不疑大驚。尊師曰。不但此。腰腹間亦合有異。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頸間果有血浸潤於木矣。遂焚之。尊師曰。向使血遍體。則郎君一家皆遭此物累也。自是不疑鬱悒無已。不疑常與道士共辨往來。道士將他適。乃誠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進。

買婢僕之輩。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卽啟母盧氏。盧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別所求靜。因寺院以居。不疑且問省。數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婦甚貧。有婢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缸。有姿容。其所最惜者。今貧不得已。將欲貨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卽酬其價十五萬而獲焉。寵待無比。金缸美言笑。明利輕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未幾。道士詣門。及見不疑。言色慘沮。吁嘆不已。不疑詰之。道士曰。禍已成。無奈何矣。非獨於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驚惶起曰。別後皆如師教。尊長寓居別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禍。且如之何。哀祈備至。道士曰。家無計矣。但爲君辨明之。因詰其別後有所進否。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買一婢耳。道士曰。可以見乎。不疑卽召之。金缸不肯出。不疑連促之。終不出。不疑自詭之。卽至。道士曰。卽此是矣。金缸大罵曰。婢有過。鞭撻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尙在。何所憂乎。何物道士。預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焉有此事。唯尊師命。敢不聽從。道士卽以拄杖擊其頭。杳然有聲。如擊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書其名。道士與不疑至所鬻婢處。但見荒涼野地。卽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製作悉類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儼然。卽不疑買婢之資也。復取之。不疑恟怳發疾。累月而卒。親盧氏旬日繼歿焉。

北夢瑣言。唐文德中。小京官張忘其名。少年時。在文人陸評事院往來。爲一美人所悅。來往多時。心疑之。尋病瘠。遇開元觀吳道士守元。曰。子有不祥之氣。授以一符。果一冥器。婢子背書紅英。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絕。聞於劉山甫。

異聞實錄。楊禎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一日誦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幃弔孤影。禎問其姓氏。云。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爲西州夫人。因賜珊瑚寶帳居之。自此異生蛾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幽明錄。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齧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渡橋。見羣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玉谿編事。前蜀嘉王頃。爲親王鎮使。理解置得一鐵鏡。下有篆書十二字。人皆莫能識。命工磨拭。光可鑒物。挂於台上。百里之內。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爾。賣藥者遂不諱。仍請鏡看。以手劈破。肚內鏡於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所之。

甲申雜記。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告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

古奇器錄。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卽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

雍正時。陳其凝館江寧。駐防某副都統家。有人以一端硯質銀三十金。其硯長七寸許。闊約五寸。高二寸。而有隱隱白文二道。彷彿龍蛇。其迹有似薄紗蒙障者。各自邊相向而起。漸騰漸近。觸之卽退回。少選復如是。每一時辰。騰迴約有二三。次畢。歲玩視。始終無異。天將陰雨。若有雲霧紛蒸然。

乾隆時。和珅當國。威震中外。福建布政某承辦材木。得一香樟。大十餘圍。高矗霄漢。乃伐而獻於珅。自漳至京。運費至銀三千餘兩。珅命匠剗削雕刻。爲一舟。舟成長四丈餘。廣一丈六尺。不加髹漆。香氣馥郁。名曰獨木舟。上爲樓船形。艙舷寬敞。可容百人。中有鏡臺書室。紅軒碧廚。上築臺榭。後植花木。吳有蘭嘗爲之作記焉。舟成。珅未嘗一臨坐。及事敗。沒

人禁中。仁宗見而歎曰。是奴所享受。朕亦不得望其項背也。國之精華。盡於是矣。乃浮於後海。目爲妖物。比之宋陸放翁之南園焉。

曾文正公國藩初藏奇石一座。色潔白如璧。置日光中。石心隱隱有血紋無數。文正相度其形。製爲水盂一隻。兩耳各虬頭上仰。有環置滴水。明日卽盈盈滿矣。此盂能知晴雨。每當天將雨時。盂邊緣上垂露。滴滴如珠。色愈蒼潤。水忽現微紅色。若大雨數日。將晴之時。則孟珠頓落。一潔如故。而孟水忽復現淡綠色。一望深碧而有光。文正在軍中。每以此盂相隨。嘗言寧失兵丁一翼。必不可失此孟。蓋以其有益軍事也。同治甲子。粵寇平。文正獻於朝。入內庫。

同治庚午。宗嘯吾司馬在都時。曾於某邸見有所藏水晶扇墜一枚。狀如雞卵。中有若蜜蜂者。蠕蠕欲動。又於一親串處見有石子一。青赤色。入水則現一天然秘戲圖。謂天地生物。真有不以理解者。二物皆目覩。否亦未敢遽信也。

京師有姜姓者。爲刑部劊子手。有刀五口。刀頭有五式。一龍一虎一鼠一蛇一龜。相傳刀頗神異。如次日值行刑。先一夕必自出鞘而嘯。且用之數百年。鋒銛完好。聞明代曾封以五將軍之號。劊子手。執行死刑者也。姜於明代已充此役。世守弗替。

直隸在理教民某蓄二銅鉢。上小下大。而以一鉢疊置他鉢。則二鉢可互相容納。合爲一鉢。口與口齊。傾之取之。俱不能出。其疊置時。二鉢俱柔如皮製。絕無聲響。取出時亦然。而他人疊置之。則堅不能納矣。釋氏言。一切惟心造。其此類夫。

喪祭類

獨異志。貞元初。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尤甚。俄頃亡者遂起。與之相搏。家人子弟驚走出堂。二人閉門毆擊。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見二尸並臥一牀。長短形狀。姿貌鬢髻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族不能定識。遂同棺葬之。俗傳回煞日。於亡者臥室。陳設如生時。列筵款煞神。道光朝。江陰有趙大成者。伉儷最篤。妻亡。慟甚。是夕。設筵房外。備亡人衣履於房中。自伏帳後窺之。三更許。煞神赤髮獠面。一手持叉。一手以索牽其妻入。見酒肴羅列。解索逕坐。妻至榻前。揭帳坐牀上。歎息曰。郎君安在。咫尺家庭。不能一見耶。因泣下。趙突出抱之。妻駭。囑勿聲。以手指外曰。勿爲所覺。趙問死後何如。曰。薄有罪罰。今已無事。可望轉生。不能拋君。故一來相親耳。趙窺煞神方據案大嚼。抽刀從後刺之。仆地。捉而納之。鐔中。封。口。畫八卦鎮之。啟棺。抱妻魂納入。至天明。妻起坐。又三十一年而亡。

人死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道光時。有常某者。客京師。曾言地安門外。其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批殃榜。乃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於常。必爲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於祟。惟有某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也。膽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恐。至日訪某。邀之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膽。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矣。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雞鳴。棺中始寂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誤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禦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欲却。而恐失膽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適一拆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拆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燃放之。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拆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異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見無人。卽出院。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礮盡而雞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昇尸復殯。往告陰陽生。而某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確礮氣猶未散也。後詢知此生素恨某。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

杭州劉以賢善寫真。其鄰有一子一父而居室者。父死。子外出買棺。囑鄰人代延以賢。爲父傳形。以賢入其室。虛無人焉。意尸必在樓。乃躡梯以登。就牀坐。抽筆欲畫。尸忽蹶然起。以賢知爲走尸。不動。尸亦不動。但閉目張口。翁翁然眉撐肉皺而已。以賢念身走則尸必追。不如竟畫。乃取筆中紙。依尸樣描摹。臂動指運。尸亦如之。以賢大呼。無應者。俄而子上樓。見尸起。驚仆。又一鄰人上樓。亦驚而墮樓。以賢大窘。強忍待之。俄而昇棺者來。以賢徐憶尸畏帚。乃呼曰。汝等持帚來。昇棺者心知有走尸之事。持帚上樓。拂之倒。乃取薑湯灌醒仆者。而納尸入棺。

川督駱文忠之薨也。先數日。寢疾。華陽王廉訪秉必之居。距督府僅咫尺。某夕深坐。忽聞靈風颯然。聲振屋瓦。若龍陣之驟驚也。頃之。聞節轅鳴砲九。知驂鸞騰天矣。

寧古塔人家有喪事。將斂。其夕。戚友咸集。曰。守夜。終夜不睡。主人待以盛饌。殮後。方散。七內必殯。火化而葬。棺蓋尖。無底。中置麻骨蘆柴。有被褥。父母之喪。一年而除。不薙髮。蒙古無棺槨衣衾。其喪葬之禮。凡三種。一獸葬。普通人死。裸載牛車。馳於荒原。其顛撲之地。卽爲葬身之所。子孫一無戚容。疾馳而回。尸任鳥獸啄食。一土葬。富者以板製方櫃。白布纏尸。坐置其中。浮土壓之。扎薩克則擇地埋葬。以磚砌墳。頗草率。粗具形式而已。一火

葬。惟大富貴者始行之。潔其尸。纏以棉布。塗以羊油。架乾柴焚之。檢其遺燼。送入五台山。佛前儲藏。然不納多金。山僧拒不使入也。親友弔唁。亦有賻儀。惟較婚嫁禮略減。新疆之蒙古人尙火葬。貴人歿。浴尸。韜以白布。膝囊。昇至高原。平奠柴上。喇嘛誦經。舉火焚之。骨燼。則羣相慶賀。謂亡者無罪。過昇樂境也。取灰和藥屑淨土。其藥來自西藏名于勒哩。又名咬底斯。搏像。卜地葬之。壘土作塔形。亦有尖頂似矮室者。常人死。則以常服罽其尸。喇嘛取亡者年命卜地。馬載之往。誦經。投鳥鴉狐犬。任其啄噬。旁熾火一炬。送葬者躍火而歸。不得數返。願其尸。食盡。則大喜。越三日不食。舉家皆惶惑。恐懼不權。謂亡者罪大。鳥獸皆不食。將獲陰罰。乃益延喇嘛誦經。驅鳥獸速食。謂之天葬。葬畢。相率遷徙。以死者地凶惡。絕履跡。復延喇嘛誦大經。以死者衣服雜物牲畜。持半施庫倫。乞誦經。祈冥福。冥福厚薄。視施送多寡。故庫倫喇嘛。皆擁厚資。富與萬戶侯等。又有人所稱慕爲大喇嘛者。藏獨角獸之角。用以畫地。長與尸身齊。置尸其上。是地卽爲亡者有。除一切罪孽。非生前有大善。不獲遣此。遣之。卽羣舉爲慶。甘肅西寧有食骨之鳥。番民死。負而適野。其長荷鋌前導。至沙漠無人之處。左右顧視。若相幽宅。久之。仰擲鋌。視鋌所墜。置尸其處。如鋌首而首焉。乃出室。女脛骨爲樂器。其俗。室女死。截其脛。空之如管。至是。吹以召鳥。其聲嗚咽哀怨。和以悽厲之歌。俄而翼聲颯颯。鳥

四集。地爲之黑。血肉食盡。鳥似鷹而大。長喙。骨遇之立化。骨盡則相與慶慰。謂之天葬。呼其名曰鵞。廣韵鵞鷹屬也。意其字之從骨。殆形聲兼會意歟。

六額子。在大定威寧。人死年餘。延親族祭墓。發冢開棺。取骨洗刷。令白。以布裹之。復埋三年。仍開洗如前。如此者。三次乃已。家人病。則云祖骨不白所致。以是亦名洗骨苗。

西藏風俗。人死之日。有力者擇吉抬尸至寺前。將尸截爲無數段。第一片。則擲飼最大最老之鷹。餘則飼他鷹或鷂。曰天葬。碎尸者。藏人自以爲最慈善之舉動。最高尙之道德也。尸果爲鷹所噬。則死者卽爲善人。若鷹之來噬者少。且犬亦不近之。則其人卽有大罪惡矣。尸既畢碎。又將其骨與腦和之。以飼鷹。既乃用一新瓷杯盛牛酪與麥粉。燃之以爲香。以送死者之靈。司葬事者淨其手。略離墓地而進晨餐。日中乃歸。次則用繩縛其尸。使膝口相連。兩手交插腿中。以死者所服之舊衣裹之。盛以革袋。更懸之於梁。招喇嘛誦經。家屬坐於死者四周而號哭。如是者數日。乃送於剛人場。刳以飼犬。其骨以白搗碎。和糶粬拋之。曰地葬。頭骨爲司剛者攜回。留以配合火藥。拋河中。以飼魚者。曰水葬。司剛者卽丐頭。亦有磔巴管束。至水葬。則自行刳拋。若不刳碎。全尸漂起。蠻役卽報浪子轄查究辦理。凡孕婦無出婦及瘋人之尸。皆裹以革囊而投之於漳浦河。西藏大河藏諺云。生子而不育者。

白石女也。女而不育者。半石女也。子女俱不生者。黑石女也。此類婦女及瘋人之尸。皆極不淨。不當葬於鄉土境內。乃置之於最高之山谷。或蒙以馬牛皮而擲之河。亦間有不葬以尸懸空房。俟其乾以配火藥者。

前藏達賴喇嘛及尊貴之高僧圓寂。斂尸棺內。塞之以鹽。鹽水漏於棺底。以黃土和之。刻以模。成小佛像。並註其名曰鹽水佛。最爲貴重。得之者。寶藏於家。境中所在之寺院浮屠及山林湖水中俱有之。

東北邊境人死。以芻草裹尸。懸之於樹。俟其將腐。解下。敷以碎石。薄掩之。如其軀幹之長短。蓋風葬也。

汴中人死。著衣畢。卽由主喪人自報三黨之親。三黨咸集。由最有關係之公親。詢明病源。始許入殮。父死必族長允之。母死必母黨公親允之。妻死必妻黨公親允之。其擅自先殮者。則公親羣起反對。殮之日。無舉動。俟至三七。或五七。始設奠受弔。至於年老病久。或貧乏者。則亦不然。及出殯。惟用鼓吹。不延僧道。如二三歲小孩。因病殤亡。必焚其尸於野。使成灰隨風而散。其意謂除其禍根。以保下胎之安寧也。

嘉定之南翔鎮。有紅拜之俗。人家有喪事。小殮畢。其家屬依次衣吉服。先向靈前拜跪行

禮。乃哭泣成服。相傳明末里人張子石鴻磐叩閭請折漕糧時。別其家人作永訣。家人具衣冠拜之。遂以成俗。

崑山鄉女之居母喪也。必以紅色布爲禭。服三年。乃除。謂母育己身時。惡露甚多。有血污之穢。死後必入血污地獄。服紅禭者。爲其祓除不祥也。男子亦間有之。

潮人溺於風水之說。妄思趨吉避凶。既葬其親。復出諸土。水之火之兵之。瘞骨以罈。曰金罈。易其處。曰翻。甚有屢遷而卒暴露之者。

雲南風俗。凡未滿七歲之小兒。死時。土人以其先父母而入泉路。目爲不孝。乃盛以無蓋之棺。懸之樹。任鳥啄之。又普通人之習慣。例必曝棺於野三年。而後舉行葬儀。故屍體多爲豺狼野犬所啣齧。狼藉於道。不顧也。

孔子家語。好生篇。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魏書任城王澄傳。高祖至北邙。遂幸洪池。命澄侍。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公。頭鬢皓白。冠

服拜立路左。自云晉侍中嵇紹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嵇紹晉之忠臣。比干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道周。陛下徒御殷洛。經灑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京諺有三不問。堂子祭典其一也。或謂堂子之神曰武篤。本貝子。或曰非也。乃明將軍劉綰。劉以勇聞天下。死之日。口齧一卒。脇挾二卒。足踐二卒。見者猶懍懍也。定鼎後。劉屢在宮中作祟。故太祖設堂子之祭以禳之。劉爲明桂王部下大將。所部嘗持鹿角。遇敵則布爲方陣。雖有萬馬不能前矣。太祖以計擒之。劉至死猶揮刀殺數十人。太祖遙望見之。詫爲天神下降。或曰。此爲明之鄧將軍。鄧嘗隸島帥毛文龍部下。善戰。沒而有靈。立廟島上。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禱之。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爲厲。或曰。將軍爲明之有功將帥。戰沒海上者也。然明將之死於遼事。無鄧將軍其人者。萬歷間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死海上。豈其神邪。或曰。開國初。太祖常微服至遼東。以覘形勢。爲邏者所疑。子龍知非常人。陰送出境。太祖篤於舊誼。遂祔祀於社以祀之。

崇德丙子六月。太宗御翔鳳樓。偶假寐。夢人請曰。和碩穎親王薩哈璘乞賜一牛。如是者再。寤以問希福等。皆奏曰。此皇上悼念所致。上曰。不然。當別有故。於是希福檢會典。凡親王薨。初祭例賜一牛。穎親王初祭未用牛也。上乃命致祭如禮。薩爲太祖孫。禮烈親王代善第三子也。

內閣大庫藏弄宋元書籍。且有珍秘罕見之物。宣統時。張文襄公之洞疏請開內閣大庫。檢查藏書。曹舍人元忠司其事。瞥見最高處有一木匣。黃綢密裹。外加銜封。異而詢之庫吏。吏謂爲庫神。並言歲由閣長致祭。無敢啟視。違則大不利。閣長者。內閣侍讀也。曹不信。遂自取之。及啟觀。則一天然成形之籐。狀肖獼猴。長約五六寸。眉目悉具。曹把玩久之。加以封識。仍皮之原處。

閩人信鬼。鬼且有姓名。其於子女初生也。卽赴叢葬處招新死之鬼。虛奉而歸。永久祀之。以祈終身之福。更有所謂下爺者。曰地主。亦家祀之。實則所祀者。乃病癘而死者也。每入市。必見饌饌滿地。或十簋。或八簋。以祀地主。祭品爲豬魚雞鴨。品必兩簋。一烹一不烹。亦古血食義也。

音樂類

集異記。李子牟者。唐蔡王第七子也。風儀爽秀。才調高雅。性閑音律。又善吹笛。天下莫比其能。江陵舊俗。孟春望夕。尙列影燈。其時士女緣江。輒闌縱觀。子牟客遊荆門。適逢其會。因謂朋從曰。吾吹笛一曲。能令萬衆寂爾無譁。於是同遊贊成其事。子牟卽登樓。臨軒品奏。清聲一發。百戲皆停。行人駐愁。坐者起聽。曲罷良久。衆聲復喧。而子牟恃能。意氣自若。忽有白叟。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狀貌古峭。辭韻清越。子牟泊座。客爭前致敬。叟謂子牟曰。向者吹笛。豈非王孫乎。天格絕高。惜者樂器常常耳。子牟則曰。僕之此笛。乃先帝所賜也。神鬼異物。則僕不知。音樂之中。此爲至寶。平生所視。僅過萬數。方僕所有。皆莫能如。而叟以爲常常。豈有說乎。叟曰。吾少而習焉。老猶未倦。如君所有。非吾敢知。王孫以爲不然。當爲一試。子牟以授之。而叟引氣發聲。聲成而笛裂。四座駭愕。莫測其人。子牟因叩顙求哀。希逢珍異。叟對曰。吾之所貯。君莫能吹。卽令小童自舟齎至。子牟就視。乃白玉耳。叟付子牟。令其發調。氣力殆盡。纖響無聞。子牟彌不自寧。虔恭備極。叟乃援之微弄。座客心骨冷然。叟曰。吾愍子志尙。試爲一奏。清音激越。遐韻泛溢。五音六律。所不能偕。曲未終。風濤噴騰。雲雨昏晦。少頃開霽。則不知叟之所在矣。

游宦紀聞。沙隨程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挂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

竟不曉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趙憲伯鳳。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衢亦喉間有竅。能吹簫。比飲食。則以物塞之。不然。水自孔中溢出。每作口語。則塞喉。作喉間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覩。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乾嘉間。清江之楊家莊三元宮。有住持僧名福田者。鼻能吹笛。口且唱曲。自吹自唱。若出自兩人之口。

寧國劉惟性。名壹清。咸同間人。少讀書。已而棄去。浪跡山水間。高峯者。寧之名山也。中有梵宇。僧數十居之。方丈曰太元。善彈琴。劉慕其技。師事之。元曰。學琴非難。靜心耳。曰。敢問靜心之道。曰。自靜之。豈師所能爲謀乎。劉曰。善。我知之矣。乃退而屏萬慮。晝夜枯坐。禪榻元時來彈琴。他無所聞。一夜大雨驟作。夾以風雷。寒猿悲號。山鬼長嘯。燈小如豆。耿耿不能寐。啟戶視之。天無雲風。察聲所自來。則出元室。知元彈琴也。潛至窗外竊聽。久之。忽悲酸不可忍。失聲號曰。弟子願歸矣。撞扉入。元撫琴默坐。初無聲息。元曰。汝願歸乎。然汝學成矣。吾琴聲幽細。數十小和尚皆不聞。汝獨聞之。心有靜有不靜也。又曰。庸人以耳聽。靜者以心聽。心聽者能聞聲數里外。至於琴。淺學者以指彈。靜者以心彈。以心彈者。得琴之道矣。汝心靜。可語琴。明日授以琴。略授宮商之訣。隨手而彈成音。元曰。可矣。劉自此彈琴。

摹擬萬籟。無不各肖。然劉殊自覺。惟志之所存。而音遂隨之耳。愈力學。三年而歸。寄懷於琴。因自號曰琴客。不爲俗人彈。彈人亦不聞也。時粵寇敗亂。兵竄徽寧。肆劫掠。嘗有兵至劉宅。聞山後有金鼓聲。驚而退。後偵知爲劉彈琴。往執之。使彈。劉不從。威以刀。劉撫絃作淒酸聲。兵手戰刀落。乃舍之。而劉亦棄妻子逸去。不知所終。或曰。劉蓋往高峯。從太元游。光緒時猶有人見之。

焚琴子者。姓章氏。閩之諸生也。嘗學琴於惠州僧上振。得其音節之妙。遂歸。變姓名。挾琴還入閩。達官貴人爭延致之。聽其琴。有願從而學者。雖善。然終莫能及也。久之。有將軍自塞上來。駐防福州。嗜琴。厚禮延之。使鼓琴於幕下。將軍據上坐。而置一座於旁。命之坐。怒目視將軍曰。吾博通萬卷書。而明公惟知馬上用劍槊。吾豈爲若門下士耶。奈何不以賓禮見。而屈我於旁。我不能鼓琴矣。奮衣徑出不顧。將軍慙。下與抗禮。謝罪。強留之。乃踞上坐。爲一鼓琴。將軍稱善。左右無不竦聽。然其聲悽愴。噉殺。有秦音焉。乃曰。琴者。天下之至和也。吾琴雖離如鸞鳳鳴。今枝上無螳螂捕蟬。而絃中忽有西北肅殺聲。何也。豈軍中將有警耶。撫琴畢。三軍之士皆嗟歎。有流涕者。章盡醉痛哭。上馬而去。將軍贈之金。不受。後此軍淪於海澄。焉。久之。閩人目張爲琴師。雖江浙頗多聞其名者。然當道不以禮遇之。招

之亦不往。往亦不久。留嘗於酒後耳熱。捧琴於地。引滿大卮。放言高論。驚其座賓。談古今得失。雖老師宿儒。深通經濟者。不能難之也。其最愛之童子。曰金蘭。亦善琴。獨得其傳。常負奚囊。從遊數十里外。章詩成。金蘭輒以爲善。錄之盈帙。客訪章。不遇。金蘭代款之。以章詩示人。由是人頗異之。以爲抱負非常之士。不得志而隱於琴。然當事卒莫有薦之者。竟佯狂以卒。章篤於伉儷。婦陳氏。齒少於章者十年。亦頗知書嗜音。章嘗爲之鼓琴。茶香入牖。鬢影蕭疏。顧而樂之。以爲閨房清課。亦人生韻事也。一日。忽謂其婦曰。吾夙聞紅顏薄命。卿才如此。而推命者多言歲行在卯當死。豈汝亦天上人。不久當去耶。因感慨悲傷。爲彈別鵝離鸞之曲。既而曰。琴音和。吾與汝尙無恙。然第七絃無故忽絕。少而慧者當之。居數日。金蘭死。章撫尸一哭。不勝其悲。吐血數斗。曰。吾死後。廣陵散絕矣。遂焚其琴。不復鼓也。因自號焚琴子。

劉澤長。字九岳。辰谿貢生。性恬適。雅愛音樂。尤善撫琴。所操三十餘譜。清妙寡和。時有劉半仙者。與之友善。喜聽澤長琴。臨卒。乞以琴殉。澤長如其言。後數月。澤長從子遇半仙於途。半仙以琴付之。曰。此汝叔琴也。當以此免難。後澤長因事株連繫獄。夜常鼓琴自適。當道聞而異之。廉得其情。乃省釋焉。

宣統辛亥春。大興鄭民魁挾絕技。游東南。日行塵市間。手攜簫一笛。一有人請其奏技。則置笛於鼻端。用力吹之。其唇其舌。絕不稍動。而音聲纏綿悱惻。令人有高山流水之思。其奏簫亦然。

福州開元寺前有捲紙爲簫者。周櫟園嘗得其一。色如黃玉。扣之鏗鏗。以試善簫者。云外不澤而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在好竹之上。後以贈劉公猷。公猷爲賦紙簫詩以張之。

德化瓷笛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無一二合調者。合則聲淒朗。遠出竹上。雲夢柯亭之外。又有此異種。若入李謨手。卽至入破。當不患磕然中裂矣。

異教類

紅教喇嘛髮長及地。纏以紅布。盤於頂。其迎迓高等喇嘛時。則戴大笠。挽髮爲高髻。以笠罩之。笠頂甚高。有刻佛像者。則從西藏受戒來。否則無之。其經典與黃教大半相同。惟其中別有一派。尙法術。能咒刀入石。復屈而結之。又能呼風雨。役鬼神。

黃教喇嘛惟誦經典。習靜禪坐。不爲幻法。而諸邪不能侵之。故蒙藏人之敬禮黃教。輒重於紅教焉。

青海之柴達木多寺院。最大者曰都藍寺。佛法經典。又較青海東部各寺爲高。僅亞於西藏。異僧不時出焉。僧家持戒律。誦藏經。務求實際。不似沿邊僧寺。徒襲法台僧綱之虛名而已也。其間各有等級。曰格楞者。明字母。能諷經者也。曰格錫者。經明行修者也。曰喇嘛者。由藏考試及格。錫以名。謂慧性不滅。能以靈魂傳至再世。卽所謂轉生是也。進而上之曰呼圖克圖。則惟國家特封名號。建有專寺。始克世襲者也。此外有熱主巴者。番僧家稱爲修行士也。以誦經講解禪定爲宗旨。亦有著書立說。以自陳其所學者。其中又有學博名高。僧徒從學。自數十人至數百人。遠近蒙番。爭輦貨財器物食用。奉佈施以表誠敬。光宣間。柴達木有夏莽者。僧俗咸尊之爲佛。數千里外皆仰重焉。此則韋布之士。無位而貴。無祿而富。不藉錫名封號。以積學爲高者也。其宗紅教者。俗名本卜子。類多怪誕之說。如問卜醫病。禱雨迴風。及咒人畜吞刀火等事。率稱奇驗。土人篤信之久。且諱其短。炫其長。黃教不認其爲同派。拒而遠之。幾如冰炭之不相容。更或奴隸視之。役之而爲近侍。從前紅教爲舊教。黃教爲新教。晚近則號黃教爲白教。紅教爲黑教。明其衣鉢非真也。達賴喇嘛將死。能不迷其本性。預言某月某日。託生於某所。始墮地。卽能自言前生。諸弟子乃載其生前念珠鉢往。中雜以平時所用物數十具。置嬰兒前。兒諦視久。徐伸手拈其

前生服御物。摩挲不忍釋。餘置不顧。乃誨曰。奉之歸。是爲傳鉢。

世稱喇嘛。世相傳有神識不滅之說。陝右有某者。卽能斯術。云恍恍惚惚。意念所觸。覺此身。前爲樵夫。在山中種菜伐薪。以奉母娶妻。生二子。年四十餘。以下則不可知。蓋瀕死矣。某云。昔奉差河湟。居大青山喇嘛寺。歲餘。有大喇嘛者。與相善。乃授以靜功。及秘密咒。令先學入定之法。初習時。萬念紛起。則以咒力禁壓之。七日以後。念稍淡。而胸中沉悶。若有大憂患者。然莫可端倪。以問喇嘛。喇嘛曰。此進境也。當先過此關。庶幾乃至道耳。如是者。又十餘日。日惟誦咒。數千萬遍。心漸平靜。而本生所作所爲者。一一如在目前。閉目。輒親歷其境。始猶在數年以內。已而漸遠。乃至兒童啼笑之際。己身亦儼然。瑤佩輪紉也。終不動。每至憂喜哀樂極難堪之境。輒持咒以忍之。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劫魔也。必勝之。母爲所動。不然。且狂。於是力忍之。忍之既久。頓覺心地澄明。空濛洞徹。無有上下古今左右內外。不禁喜躍。曰。得之矣。以告喇嘛。喇嘛曰。此虛光也。何輕易乃爾。凡盈虛消息之道。七日來復。子方虛而未盈。消而未息。七日以後。魔將復來。不爾。十四日亦必致敗。其慎之。某退。七日。果覺沖漠不極。渺冥無際之中。忽然若無著者。瞿然生戒心。慄然生懼心。勉自持咒。力求克之。已而蒼蒼莽莽之中。忽覺有天地有日月有人有己。則又歷歷在目矣。惟持

咒稍懈。卽現於前。一力持咒。便覺稍間。以問喇嘛。喇嘛曰。此前生也。然觀君道力。不能尅矣。當以俗情尅之耳。某不信。如法更行之。終不能驅除也。乃求術於喇嘛。喇嘛令之博奕。飲酒淫婦人。恣遊獵。以自遣。自此始絕。欲更從喇嘛學。喇嘛曰。術不可以再瀆。然至今但跌坐凝神。亦隱約可睹也。某又云。喇嘛神氣至靜。兩眸作青色。炯炯逼人。嘗問以轉世之由。曰。人本無輪迴。惟以業力輾轉相引。故至於此。子已稱呼圖克圖。何以仍有輪迴。曰。以道力未堅。故數世以後。至多五世。便不須復來。今之號爲世世不絕者。皆番民臨時妄作耳。惟間有天資亮亢者。一旦觸悟。立地證成。則又轉輪數世。以淨業根。故至今喇嘛之中。雖無一人爲當日眞身。而高僧仍是不乏也。

甘肅西寧城外塔爾寺。爲阿嘉喇嘛卓錫之所。光緒丁未。西藏達賴喇嘛逃入俄境。爲駐藏辦事大臣達壽邀回。安置西寧。達賴以掌理天下釋教自居。不肯往謁阿嘉。而阿嘉亦以西寧一帶爲其管轄之地。傲不相下。彼此惡感既深。達賴思以術勝之。乃以牛羊等獸之首埋於土。加以禁咒。爲覘勝之舉。未幾。阿嘉適以疾卒。年未三十也。其徒衆大譁。控之西寧辦事大臣慶恕。謂達賴以術殺人。慶率衆往所埋處驗之。信。乃牒詰達賴。達賴覆稱。按照藏經某條。行此法者。係感謝大皇帝相待之優。故藉以祈福。並無他意云云。後亦不

復究。

藏人嘗謂佛教入藏之初。其地全係高山窮谷。大港巨湖。居民皆猴而非人。時釋迦牟尼游其地。見之。問衆猴曰。何未成人而從吾教乎。衆猴曰。此間地勢如此。難以成人。成人後恐難生活。又焉能誦習貴教耶。釋迦曰。爾等倘能成人而從吾教。則吾賜爾肥沃之地。以資食息。衆猴唯唯。釋迦卽鑿地穴於喜馬拉雅山下。并設運河以通印度北恆河。而湖港各流。自是均入運河。成爲介安子大平原。衆猴見之大驚。頃刻卽化人身。從佛教。流傳以逮今日。或曰。今之達賴班禪兩喇嘛。爲最大兩猴之化身。擬之於獸。尊之而實褻之也。歡喜佛。作人獸交媾狀。種類甚多。有男與雌獸交者。有女與雄獸交者。相傳出自蒙古。某喇嘛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獨身主義。而不欲結婚。於是人種日衰。一部落僅有數人。見而大悲。恐人類之滅絕也。遂幻其說。謂交媾本佛所有事。製爲各種雌雄交媾狀。名之曰歡喜佛。獨身之俗漸消。後盛行滿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風大甚。男女無別。大內交泰殿。卽供奉歡喜佛之所也。

回教初入我國。所訂教規。曰諸肉不食。久之。其徒不能遵守。乃改爲豬肉不食。或駁是說。謂回語名彘。不曰與諸同音之豬。然對於我國教徒而言。固宜作我國語矣。然回教人自

謂不食豬肉者。厭其穢耳。凡以回籍服官者。洊擢至三品。卽須出教。以例得蒙賞喫肉。不能辭也。

回教之至粵東。自天方貴聖開宗於城內之懷聖寺始。卽後之光塔寺是也。死後葬北門外。教中人呼爲響墳。謂自國中放響箭至此。示其徒以葬處。故後之死者。皆就該墳附近葬之。以誌不忘所自也。

咸同間。洛陽汪劍庵家貧不能自給。一日徘徊道中。有憂色。忽一偉丈夫來。詢其故。汪以實告。其人大笑曰。銅臭乃足困人耶。君子憂道不憂貧。當今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至令先生懷才不遇。良可太息。然懷才不遇者。又寧止一先生。某不才。尙能助一臂力。因解囊出大錢十千文。告汪曰。有急需。取之可也。但不可盡。汪不肯受。某曰。然則作爲借款。以一月償。可乎。汪感其誠。諾之。於是日取三百文使用。視之。仍十千也。大異之。然不取。則錢亦不多。亡何一月期滿。其人果來。亟謂汪曰。孺子不聽我言。今禍作矣。速從我去。否則首級且不保。汪曰。某貸君款。至今不敢動分文。安得有禍。其人笑曰。汝尙誑予耶。果爾。則還吾可也。汪往取。則錢已頓杳。大驚。求救。其人曰。毋恐。我白蓮教人。豐衣足食。不知世間有憂愁事。今事至此。子亦惟有入教耳。汪不得已從之。自是汪亦爲白蓮教徒。

黃某。佚其名。勇敢有力。且工劍術。人有以白蓮教說之者。輒嗤以鼻曰。庸人自擾耳。某夜挑燈夜讀。聲朗達戶外。夜三更。聞窗前履聲甚響。黃疑之。左手持燈。右手杖劍。徒步出門。猝見一人。身長丈餘。面目猙獰。可怖。黃舞劍與之鬪。久之。漸不敵。遁入房。取狗血噴之。應聲而倒。所謂丈餘長人者。乃以三寸紙所剪之侏儒也。

上帝教。竊基督教之緒餘者也。嘉慶時。粵人朱九濤實創之。洪秀全馮雲山師事之。九濤死。推秀全爲教主。道光丙申。秀全雲山傳教至廣西。居桂平武宣二邑。接壤之鵬化山。時桂平富人曾玉珩受教於秀全。秀全妹壻武宣蕭朝貴亦來桂平。朝貴與楊秀清交最善。秀清先世爲廣東人。後遷廣西。居桂平之大黃江。世以燒炭爲業。秀清豪放無賴。與其鄉人韋昌輝貴縣石達開同入上帝教。昌輝達開常慷慨大言。欲委身以成大事。秀全時臥病幾殆。突然愈。曰。吾病死。作地下人者七日。今始復蘇。能知未來事。舉世將罹大災。惟奉我教。拜上帝。或爲教主之兵。則可免。且死後可升天堂。極樂世界。答拜上帝。納銀。供香燭。則可贖已往之一切罪惡。凡奉其教者。曰師徒。男稱兄弟。女稱姊妹。稱耶和華曰天父。以耶穌爲其長子。尊之曰天兄。已則爲其次子。而秀清等則皆師徒也。

在裏教。一曰在理教。一曰在禮教。又稱白衣道教。白蓮教之別支也。直隸奉天吉林多有

之。天津爲盛。入教者謂之理門。又曰玄門。亦曰有門檻。其信徒之標識。則襟袖飾白色。如常人之持喪者然。凡百煙酒。皆懸爲厲禁。犯者爲叛教。卽被斥。教中設大公所。首領曰大爺。亦曰老師傅。次曰首座。曰陪座。曰引師。曰催總。亦分設小公。所以會其徒。會之日。爲每歲佛誕辰及重陽節。大爺高坐堂皇。據案大嚼。其徒持食伺其後。一器將盡。輒益之。有一盡數十器者。或且食罷。默坐數晝夜。不便溺。新入教者。必先餌瀉藥。曰茶膏。卽百草膏。爲之洗腸。將腸中煙酒餘穢洗去淨盡。如再進煙酒。卽爲反禮。且配藥合丸。爲他人戒鴉片煙。其以販賣茶膏戒煙丸爲生者。間亦有之。每年收入甚豐。故不思他求。而違法之事。獨少。戒煙者目理門爲宗教。等於釋道一流。或曰製造茶膏所用之藥。以黃芩爲主要品。其教祖曰尹某。嘉道間。尹以賣涼粉爲業。一日。至天津西關外。忽見一瘋道人。周身襤褸。暝坐人家屋簷下。數日不去。過者皆環視之。尹異焉。時方肩涼粉。乃卸擔問曰。師何能。道人啓目曰。無他。能食耳。尹以涼粉進。道人一舉盡一擔。尹大驚。更擔以來。道人更盡之。觀者皆驚駭。尹於是下拜曰。師其仙乎。弟子有緣。其有以度我。道人不答。拂袖逕行。尹亟從之。及郊外。道人忽不見。於是一時哄動。傳謂尹遇仙。爲仙人弟子。尹遂棄舊業。設香壇。以符水治病。愚夫愚婦多信之。有疾病。率往禱焉。自此大收門徒。尹物故後。其傳愈廣。曰在裏

者。其教蓋畫一。圈以爲教。謂教徒皆在其中也。或曰。教徒既以白色飾襟袖。亦或以白布圍之於腰者。中以兵士及少年爲多。農工商賈亦有之。惟無士人官吏耳。尹某之墓在天津。每歲。教徒不遠千里而往於元旦五更行禮。云拜尹爺墳。置公所於僻巷。所中有老師父。又曰老頭。或曰大爺。教徒相見。亦均稱爺。如姓張曰張爺。姓王曰王爺。行蹤極詭秘。外人不許入。每歲集會。謂之擺齋。其期爲上元浴佛中元臘八等日。至期。所中盛備魚肉。教徒各攜錢一二千文。老師父高坐。衆納資訖。羣向老師父合掌朝參。又類事佛之儀式。然後大嚼魚肉。所集資金以購食物。餘皆入老師父之囊。願入教者。於擺齋日。攜錢二百文。從介紹人入門。五體投地。以拜老師父。於是介紹人爲之述其悃忱。老師父舉手作勢。反覆辯難。然後許可。傳授在裏秘訣。曰不敬祖先。不蓄雞犬。不爭論。不怒。不飲酒。不吸煙。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且授密咒五字。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重則如泰山。輕則如鴻毛。如敢洩漏。霹靂碎身。末後簡言五字。則觀世音菩薩也。而此五字爲教中所最重者。雖以死迫之。不敢出口。每諱云佛海大士。且專重焚香打坐。而不誦經。

道光壬辰。義寧居民之育雞者。夜半有物剪其翅。視之。無異常雞。捉而觀之。翅中必有數翎。截去寸許者。亦不全剪也。比戶譁噪。不知所云。有一婦置塹床下。備穢物以待。三更。塹

中作聲。擲擊之。應而寂。移燈視之。地有紙人長三寸。執紙剪刀。焚之。無他異。月餘乃安。光緒丙子夏秋之交。吳中盛傳有妖人剪紙爲人。夜入人房闔。絞取男婦辮髻。或壓伏臥者。胸部受壓者。遂爲夢魘。苦悶萬狀。氣咻咻然不得醒。醒輒大病。世俗相傳紙上附生人靈性。焚之。其生者便焦灼死。其遺紙人之法。或言令生人臥於地。以紙人置其身。一人從旁誦咒書符。則生者如睡。而真靈附紙人飛出矣。或有言須拜而遣之者。道路傳聞。其說不一。後某令獲其黨數人。嚴鞠之。亦堅不承招。而肆擾頗甚。蘇垣有衣匠。晨如廁。覺頭上有黑氣一團。良久始滅。初亦不以爲意。比歸。失辮。明日有人如廁。亦如之。始猶在闔門胥門一二處。數日而蔓延殆徧。由是相戒無敢登溷。而溷爲之一空。張姓子甫弱齡。髮亦被剪。母將餘髮。剛去。惟留一頂。卽以剛下髮置桶中。坐而溷焉。子方臥床。語母曰。辮還矣。問在何所。曰。床下。索之。果然。已而譁曰。來割勢矣。且譁且哭。母大驚。囑其以一手握腎。以一手捉之。子如母教。捉其一股。輒亦猶人急欲遁。握愈固。窘甚。益掙扎欲去。相持間。股忽折。遂逸。衆往視子手中。乃紙剪人股耳。亦投桶中。某氏有妯娌三人。方刺繡。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之。寂無人。以爲行道者之相戲也。闔而入。忽門中吱咯作叫聲。似欲掙扎。未能而不堪。其窘者。索之。見一紙人闔閉門隙中。蠕蠕動。三人驚譁。返身急遁。各相爭前奔。跌而入。呼

其夫出視。夫取婦溺澆之。遂不動。手襯穢布捉之。乃五寸許紙人也。頸骨上書一出字。兩股皆有硃書符籙。足心左書飛字。右書疾字。胸前書藏字。兩手心書雷霆二字。背脊上有道字五百七十三號字樣。手執紙剪。家人恐其復爲害。爇火焚之。投之園。常州梅姓有二女。以守貞課讀養其母。自言某夕。方於燈下治女紅。忽聞門隙微有聲。惶遽間。取案上周易一冊投之。有紙人飄然墮於地。急夾置書中。遲明檢視。五官四肢咸備。右手執剪刀。一柄。投諸火。亦無他異。聞者信之。因譁言周易能辟邪。城鄉塾師。爭伊唔課其徒。男婦老幼。無論識字不識字。每出咸挾一冊以自隨。居則懸於戶。坊肆及故書攤所存新舊周易。搜購一空。擾攘數月。乃已。至丁酉戊戌間。大江以南。又盛傳男辦婦髻及小孩陽物雞翼被剪之事。夜半雞鳴。速傾以穢水。卽得寸許白紙作持剪狀之小人。皆謂爲白蓮教中人所爲也。

異人類

拾遺記。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暄。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爲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淳漆。貢元駒千匹。帝以駕鐵輪。聘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

其國也。

錄異記。李特字元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柏氏。樊氏。鄭氏。五姓皆出。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卽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卽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元。廩君復乘土船。下卽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卽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相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錢四十萬。巴人呼賦爲寶。因謂之寶人焉。

寶櫃記。韓房者。自渠國來。進玉駱駝。高五尺。琥珀鳳凰。高六尺。火齊爲鏡。廣三尺。以闇中視。雖夜如晝。向鏡語。其中影應之。韓房長一丈。垂髮於膝。人見如神明矣。能以丹砂畫左右手。作日月盈缺之勢。如眞焉。照百餘步內。又噴氣作雲雨。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鶴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鶴之飛。視天下如芥也。客有隱遊者。聞之作木鶴而獻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夫作無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隱遊欲加刑焉。隱遊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無用之用也。今臣請爲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也。

瑯嬛記。主父旣胡服。夜恆獨觀天象。一夕。見有神人自天而降。主父拜之。覩其狀貌。端莊艷麗。面有光輝。手指如玉。音聲清亮。授主父以元女隱身之術。九鍊變骨之丹。忽復足下起五色雲。從天西北去。後主父入秦。直至昭王所居六英之宮。而人不覺。夜靜。昭王方與儀姬戲帷中。主父因以匕首刺昭王。中之而不傷。昭王驚。疑有諸侯刺客。遣官追捕。而主父猶在傍也。主父知秦之世數未絕。故歸。亡何遇李兌之變。閉主父於沙丘。三月。啟視。重門鑰鑄。封識如故。而主父去矣。蓋尸解云。其後趙最遇主父於嵩山之下。道服閑行。最拜主父答拜。最曰。君猶在也。忘李兌之仇乎。主父笑而不答。

拾遺記。秦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卽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象。刻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臆前。記以年月。工人以絹畫地。方寸之內。寫四瀆五嶽列國之圖。又爲龍鳳。騫翥若飛。皆不得作目。作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能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形相。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皆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

捨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沈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覩。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爲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元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徹。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沸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爲焦淵。臣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出。果慶都生堯。又

見赤雲入於酆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

搜神記。漢武時蒼梧賈雍。爲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爲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搜神記。漢陳留考城史媯。字威明。年少時常病。臨死謂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於壑上。若杖折。掘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杖果折。卽掘出之。已活。走至井上。浴。平復如故。後與鄰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云欲歸。人不信之。曰。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卽書取報。以爲驗。實一宿便還。果得報。考城令江夏酈賈和姊病在鄰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還報。

洞冥記。太初四年。東方朔從支提國來。國人長三丈二尺。三手三足。各三指。多力善走。國內小山能移之。有澗泉。飲能盡。結海苔爲衣。其戲笑取犀象相投擲爲樂。

異苑。河東毋丘儉。字仲恭。嘗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耆老云。曾有一破船隨波流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又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但兩袖。頓長三丈。

搜神後記。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中採茗。忽遇一人。身長丈餘。遍體皆毛。從山北來。精見之大怖。自謂必死。毛人徑牽其臂。將至山曲。入大叢茗處。放之。便去。精因採茗。須臾復來。乃探懷中二十枚橘。與精甘美異常。精甚怪。負茗而歸。

續齊諧記。陽羨許彥。嘗於緩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息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奩子。奩子中具諸餽饌。珍羞方丈。其器皿皆銅物。氣味香旨。世所罕見。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移時。年若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移時。年若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敘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口中吐一錦屏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子雖有心。情亦不甚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移時。年若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吞向男

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邪。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太元中爲蘭台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錄異記。苻氏始王關中。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符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霖雨。河渭蒲津監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間。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非虛也。赦之。

洛陽伽藍記。後魏時崇義里有杜子休宅。地行顯敞。門臨御路。時有隱士趙逸者。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是晉朝太康寺也。時人未之信。問其由。答曰。龍驤將軍王濬平吳後立此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萬。并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園時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磚造三層浮圖。好事者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朝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

六君。吾皆遊其都鄙。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荷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荷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此類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當時作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登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未知何年所造。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而異之。因問何所服。餌以致延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帝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說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拾遺錄。沐骨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捋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指揮。其龍虎皆還入耳。

大唐奇事。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嘗背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必死。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其人旬日後必染沈痼也。柳信者。世

居洛陽。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自禱請。既至其家。乃出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視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嚙傳肉塊。復請具樽俎。肉塊破。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以來。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欣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太平廣記。鄭虔工詩嗜酒。性甚閑放。元宗愛其曠達。欲置之郎署。又以其不事事。故特設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名籍甚著。門庭車馬。無非才俊。有鄭相如者。滄州人。應進士舉。入京。聞虔重名。以宗姓相調。虔因之。敍叔姪。見其潦倒。未甚敬之。後數日。謁虔。獨與坐。問其藝業。相如笑謂虔曰。叔未知相如。應以凡人遇。然人未易知。既見。問敢不盡其詞。相如若。在孔門。當處四科。猶居游夏之右。若叔在孔門。不得列爲四科。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但銷聲晦跡而已。虔聞之甚驚。請窮其說。相如曰。孔子稱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相如亦知之。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當改年號。後十五年。當有難。天下至此。兵革興焉。賊臣篡位。當此時。叔應授僞官。列在朝省。仍爲其累。願守臣節。可以免焉。此後蒼生塗炭。未已。相如今年進士及第。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至三考。死於衢州。官祿如此。不可強致也。

其年果進士及第。辭虔歸鄉。及期而選。見虔京師。爲吏部。一注信安尉。相如有喜色。於是辭虔赴任。初一考。問衢州考吏曰。鄭相如何。曰。甚善。問其政。曰。如古人。二考又問之。曰。無恙。三考又問之。考吏曰。相如校考後。暴疾不起。虔甚驚嘆。方思其言。又天寶十五年。祿山反。遣兵入京城。收諸官吏赴洛陽。虔時爲著作郎。抑授水部郎中。及尅復。貶衢州司戶。至任而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

廣古今五行記。濮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所來。身長七八尺。肥黑。剪髮留二三寸。不著褲。破衫齊膝而已。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悉有以此異之。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市內有大坑。水潦停注。常有羣猪止息其間。續生向夕來臥。冬月飛霜著體。睡覺則汗氣衝發。無何夜中有人見北市竈火洞赤。徑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竈裏。首出在竈外。大於猪頭。並有兩耳。伺之平曉。乃是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元怪錄。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爲叔父言。少年南次鄂杜。郊行。見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其所從來。叟但笑而不

答。至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嚮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何賜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永者。子當嗤吾潦倒耳。遂復乘促走。佐亦撲馬趁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未熟。佐乃疲。貰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翁色悅。徐請曰。小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語子。吾宇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改宗爲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千。吾乃詣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留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拓拔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朮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澹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頹然思寢。頭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三二寸。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幘青帔。亦長二三寸。憑軾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胄曰。吾自兜元國來。向聞長嘯月下。韻甚清澈。私心奉慕。願接清

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元國來。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君耳安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之。國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爲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便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蠶棟連接。清泉縈遶。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彷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元真伯。蒙元真伯居大殿。牆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中間獨坐真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既有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乃躬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享之。可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卽有黃帔三四人。行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便供給。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卿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舊去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鄰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

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家。卽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得到兜元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授汝符卽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啟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叟自宣。略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佐略寢。及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叟曰。爲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復不見。

瀟湘錄。天寶年中。楊國忠權勢漸高。四方奉貢珍寶。莫不先獻之。豪富奢華。朝廷間無敵。忽有婦人自投其宅。請見國忠。閹人拒之。婦人大叫。言於閹曰。我值有一大事。要白楊公。爾如何艱阻我。若不令得見楊公。我當令火發。盡焚楊公宅。閹人懼。遂告國忠。國忠甚驚。遽召見。婦人見國忠曰。公爲相國。何不知否泰之道邪。公位極人臣。又聯國戚。名動區宇。亦已久矣。奢侈不節。德義不修。壅塞賢路。諂媚君上。又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蹤跡。以社稷爲念。賢愚不別。但納賄於門者。爵而祿之。才德之士。伏於林泉。不一顧錄。以恩付兵柄。以愛使民牧。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國忠大怒。問婦人曰。汝自何來。何造次觸犯宰相。不懼死邪。婦人曰。公自不知有死罪。反以我爲死罪。國忠極怒。命左右欲斬。

之婦人忽復自滅。國忠驚疑未久。又復立於前。國忠問曰。是何妖邪。婦人曰。我實惜高祖太宗之社稷。將被一匹夫傾覆。公不解爲宰相。雖處輔佐之位。無輔佐之功。公一死小事爾。可痛者。國自此弱。幾不保其宗廟。亂將至矣。胡怒之邪。我來白於公。胡多事也。我今却退。胡有公也。公胡死也。民胡災也。言訖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見。後至祿山起兵。方悟胡字焉。

西陽雜俎。王皎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客夜中露坐。指星月曰。時將亂矣。爲鄰人所傳。時上春秋高。頗拘忌。其語爲人所奏。上令密詔殺之。刑者鑿其頭。數十方死。因破其腦視之。腦骨厚一寸八分。皎先與達奚侍郎還往。及安史平。皎忽杖履至達奚家。方知異人也。

太平廣記。唐寧王傅袁嘉祚。爲人正直不阿。能行大節。犯顏悟主。雖死不避。後爲鹽州刺史。以清白尤異。昇聞。時岑羲蕭至忠爲相。授嘉祚開州刺史。嘉祚恨之。頻言其屈。二相大怒。謂嘉祚曰。愚夫叱令去。嘉祚方惆悵。飲馬於義井。有一人背井坐。以水濯手。故濺水數驚嘉祚馬。嘉祚忿之。罵曰。臭卒伍何事驚馬。其人顧嘉祚曰。眼看使於螻蟻國。未知死所。何怒我焉。嘉祚思其言。不能解。異之。明復至朝。果爲二相所召。迎謂曰。知公節素高。要公

銜朝命充使。今以公爲衛尉少卿。往蠓蟻國報聘。可乎。嘉辭以不才。二相日行文下。嘉祚大恐。行至義井。復遇昨驚馬人。謂嘉祚曰。今宰相欲令使遠國。信乎。嘉祚下馬拜之。異人曰。公無憂也。且止不行。其二相頭已懸槍刃矣。焉能怒公。言畢。不知所之。間一日。二相皆誅。果如異人言矣。其蠓蟻國在大秦國西數千里。自古未嘗通。二相死。嘉祚竟不去。

西陽雜俎。肅宗將至靈武。宿一驛。黃昏。有婦人長大。攜雙鯉。咤於營門。曰。皇帝何在。衆謂風狂。遽白上。潛視舉止。婦人言已止。大樹下。軍人有逼視。見其臂上有鱗。俄天黑。失所在。幽閑鼓吹。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暄妍。策蹇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酣醉而臥。久之。旣覺。有老父坐其傍。因揖。敍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郎君縈悒邪。寧要知前世事邪。晉卿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真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怪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西陽雜俎。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嘗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檣。禁之不止。主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願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

義師所壞檐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燒燔。木像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具湯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爲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

瀟湘錄。貞元末。有布衣。常於長安中遊酒肆。吟咏以求酒飲。至夜。多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爲狂。寄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寥廓。塞鴈連聲。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草芳菲。鶯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韶年卽宛若春。及老耄卽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悴總奚爲。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攜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之者。

西陽雜俎。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士。儒生道者多依之。有善畫人寧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城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

意趣。今欲爲公設薄伎。不施五色。令其精采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此藝。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歎曰。我當出入畫中治之。萱抵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要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之久。柳忽語曰。郭子信未。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脣若方嘯。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續酉陽雜俎。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有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嘗沾汗。洏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襪。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襪。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五娘同日死矣。

窮愁志。李德裕嘗云。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遯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謂

德裕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德裕聞之。愕眙。灑然變色。隱者似悔失言。避席求去。德裕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因緣。是以言之。德裕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纂緒。召入禁苑。及中丞。有閩中隱者叩門請見。德裕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經歲。入覲。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者。引鄴郡道士而至。纔升賓階。未及命席。謂裕曰。公當受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言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德裕執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調南服。未嘗有前知之士。爲德裕言之。豈禍患不可前告。神道所祕。莫得預聞者乎。

稽神錄。楊彥伯。廬陵新淦人也。童子及第。天復辛酉歲。赴選。行至華陰。舍於逆旅。時京國多難。朝無親識。選事不能如期。意甚憂悶。會豫章邸吏姓楊。鄉里舊知。同宿於此。因教之云。凡行旅至此。未嘗不禱金天。必獲夢寐之報。縱無夢。則此店之嫗。亦能知方來事。苟獲一言。亦可矣。彥伯因留一日。精意以祠之。爾夕。竟無夢。既曙。店嫗方迎送他客。又無所言。彥伯愈怏怏。將行。復失其所著鞋。詰責童僕甚喧。既卽路。嫗乃從而呼之。曰。少年何其喧耶。彥伯因具道其事。嫗曰。嘻。此卽神告也。夫將行而失其鞋。是事皆不諧矣。非徒如此而

已也。京國將有亂。當不可復振。君當百艱備歷。然無憂也。子之爵祿。皆在江淮。官當至門下侍郎。彥伯因思之。江淮安得有門下侍郎。遂行至長安。適會大駕西幸。隨至岐隴。梁國圍城三年。彥伯辛苦備至。駕既出城。彥伯逃還。吉州刺史彭珍厚遇之。累攝縣邑。僞吳平。江西復見選用。登朝至戶部侍郎。會臨軒策命齊王彥伯攝門下侍郎行事。既受命。思店嫗之言。大不悅。數月遂卒。

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天祐末遊於江淮。嘗止金陵楊某家中。夜忽起曰。地下兵馬相鬪。云接令公。聒我不得眠。人莫之測。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錢又每爲讖詩。說方來事。言李氏之祚曰。髣髴之間倍。初吳氏有江東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至禪代二十年。故髣髴倍之耳。

逸史。宋師儒者。累爲鹽鐵小職。預知吉凶之事。淮南王太尉璠甚重之。時淮南有僧名常監者。言事亦有中。常監在從事院話道。師儒續入。常監甚輕之。微不爲禮。師儒不樂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瞋目曰。有何事。莫相恐嚇。某還自辨東西。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駿馬子。常監勃然而去。後數月。從事鄭侍御新買一駿馬。甚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此非宋師儒之言。駿馬子且要騎來。未行數里。下橋。會有負巨

竹束者。擲之於地。正當馬前。驚走入隘巷中。常監身曳於地。足懸於鐙。行數里。人方救得。腦破。血流被體。食頃不知人事。牀昇歸寺。太尉及從事召宋君曰。此可免乎。曰。彼院竹林中。有物未去。須填空隙之所。尋常監飲藥酒。服地黃太多。因腹疾。夜起如廁。弟子不知。被一黑物推之。陷於廁中。叫呼良久。弟子方來自頸以下。悉被沾汗。時正寒。淋洗凍凜。又少頃。不知人事。王太尉與從事大奇其事。疾召宋君曰。今復得免否。曰。須得鄰近有僧暴卒者方可。王公專令人伺之。其西屋老僧疾困而斃。王公曰。此免矣。曰。須得強壯無疾者。此不得免。數日。有小僧剃頭傷刀。中風一疾而卒。宋君曰。此則無事也。王公益待以厚禮。常監因與宋君親善。

錄異記。李業舉進士。因下第。過陝虢山路中。值暴雨。投村舍避之。鄰里甚遠。村家只有一小童看舍。業牽驢拴於簷下。左軍李生。與行官楊鎮。亦投舍中。李有一馬。相與入止舍內。及稍霽。已暮矣。小童曰。阿翁即欲歸。不喜見賓客。可去矣。業謂曰。此去人家極遠。日勢已晚。固不可前去也。須臾老翁歸。見客欣然。異禮延接。留止宿。既曉。懇留。欲備饌。業媿謝再三。因言曰。孫子云。阿翁不愛賓客。某又疑夜前去不得。甚憂怪。及不意過禮周旋。何以當此。翁曰。某家貧無以佇賓。慙於接客。非不好客也。然三人皆節度使。某何敢不祇奉耶。

業曰。三人之中。一人行官耳。言之過矣。翁曰。行官領節鉞。在兵馬使之前。秀才節制。在兵馬使之後。然秀才五節鉞。勉自愛也。既數年不第。業從戎幕矣。明年楊鎮爲仇士良開府。擢用。累職至軍使。除涇州節度使。李時爲軍使。領邠州節度。業以黨項功。徐振武邠涇。凡五鎮旄鉞。一如老翁之言。

集異記。上都通化門長店。多是車工之所居也。廣備其財。募人集車。輪轆輻輳。皆有定價。每治片輞。通鑿三竅。懸錢百文。雖敏手健力。器用利銳者。日止一二片而已。有奚樂山者。攜持斧鑿。詣門自售。視操度繩墨頗精。徐謂主人。幸分別輞材。某當併力。主人訝其貪功。笑指一室曰。此有六百片耳。任意施爲。樂山曰。或欲通宵。請具燈燭。主人謂其連夜。當倍常功。固不能多辦矣。所請皆依。樂山乃閉戶屏人。丁丁不輟。及曉。啟主人曰。並已畢矣。願受六十緡而去也。主人泊鄰里大奇之。則視所爲精妙。錙銖無失。衆共驚駭。卽付其錢。樂山辭謝而去。主人密候所之。其時嚴雪累日。都下薪米翔貴。樂山遂以所得。遍散與寒乞。貧窶不能自振之徒。俄頃而盡。遂南出都城。不復得而見矣。

靈怪集。鄆州司法關某。有傭婦人姓鈕。關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甫五六歲。同來。關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關妻男常與鈕婆孫同戲。

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關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關妻又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某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著地按之。關某驚起。奪之。兩子悉爲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卽同矣。關妻大懼。卽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卽各復本矣。關氏乃移別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關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鑿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婦大喜。命斧斫而焚之。適盡。鈕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戲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關不得已。將白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關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無異。關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關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能辨之。又哀祈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數十年。尙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

野人閑話。李客者。不言其名。嘗披蓑戴笠。繫一布囊。在城中賣殺鼠藥。以一木鼠爲記。或有人買藥。卽曰。此不惟殺鼠。兼能療人衆病。但將拌食之。卽愈。人惡其鼠藥。少有服餌者。

有百姓張贊。賣書爲業。父年七十餘。久患風疾。一日。因鼠嚙其文字數卷。贊甚怒。買藥將以飼鼠。贊未寢。燈下見大鼠數頭出。爭食之。贊言必中其毒。倏忽見皆有羽翼。望門飛出。贊深異之。因就李客語之。客曰。應不是鼠。汝勿誕言。贊更求藥。言已盡矣。從此遁去。其父取鼠殘食之。頗覺四體能屈伸。下牀履步如舊日。

錄異記。鳳州賓佐王邵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爲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焉。府中寮屬咸與之相識。而任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卽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災。官街大樹自枯。事將及矣。葉墮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爲不可。任曰。但三貢啟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啟。乞於關隴已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免。遽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綵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卽促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際。僅二百餘人。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十日至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花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稽神錄。大梁逆旅中有客。不知其所從來。恆賣皂莢百莖於市。其莢豐大。有異於常。日獲

百錢。輒飲而去。有好事者知其非常人。乃與同店而宿。及夜。穴壁窺之。方見鉏治牀前數尺之地。甚熟。既而出。阜莢實數枚。種之。少頃。卽生。時窺之。轉復滋長。向曙。則已垂實矣。卽自采掇。伐去其樹。剉而焚之。及明。攜之而去。自是遂出。莫知所之。

野人閑話。利州市。鄺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藥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於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煙焰亙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塔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筆錄。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眞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答曰。天意所造。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勳位漸隆。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歲在亥。永德嘆駭其事。傾身親附。相得甚懽。凡己之所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禮貌富貴。與佐命勳戚同等。終太祖世。莫能替焉。

冷齋夜話。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閣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窘持誥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閣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仇池筆記。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旣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談圃。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滅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染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

木魚盡灑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宅惟焚一廁。乃木灑水不至處也。

玉照新志。紹興辛酉冬。仲信兄客臨安。嘗觀是歲南郊儀狀於龍山茶肆。忽一長鬚偉男子。青衣布袍。於稠人中嘆息云。吾元豐五年遊京師。一見之後。不曾再覩。今日之盛。殆與昔時無異焉。仲信知其異人也。亟下拜。俛與已失之矣。

續明道雜誌。衛樸。楚州人。病瞽。居北神鎮一神祠中。與人語。雖若高闊。而間有深處。類有道者。莫能測。雖病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忘。每算曆。布算滿案。以手略撫之。人有竊取一算。再撫之。卽覺。其市物。擇其良苦。雖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已棄者。與之。樸卽怒曰。是已嘗棄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曾布令海州沐陽來楚。見監司。求舉狀。不遂。因試問樸以休咎。樸曰。公何憂。自此三年。當爲翰林學士矣。已而信然。樸年七十餘卒。或言樸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樸嘗令人聽其腦中有聲。嘗若滴水云。

道山清話。趙先生能使人夢寐中隨其往。以觀地獄。寶靈長老不信。欲往觀之。先生與之對跏坐。命長老合眼正念。人視之。二人皆已熟睡。鼻息如雷。俄頃而覺。長老流汗被體。視先生合掌。作戰怖之狀。人問之。皆不答。但亟遣人往州橋銀鋪問李員外如何。旣而回曰。

今早殂矣。明日長老遂退院而去。

誠齋雜記。姜廉夫祖寺丞。一夕方就枕。忽聞夜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簷出。上堂拜姜母。啟焉曰。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見。姜聞忻然而起。妻時引避。女請曰。吾久棄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出。遂不見。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人須正午。乃啟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啟門。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鬪髀。如五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來。同室如初。水月老人。姓孫。名文。字文若。會稽人。明末諸生。入國朝。隱於杭。所居爲梅園。在艮山門外之百步塘。老人性簡靜。一介不取。間爲歌辭。以自娛。問其年。輒曰。九十人。以其髮盡禿。故呼之爲僧。順治初。范忠貞公承謨撫浙。老人固預知之。蓋老人與其大父雅故。忠貞幼時。

嘗撫其頂曰。兒當建節吾土。至是。忠貞奉母命。物色而得之。屏鷓從往。謁尋爲出俸修塘。時浙西多虎。老人輒語之曰。山上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忠貞尋奉命督閩。瀕行。老人誠之曰。耳後火發時。須有主意。門內蟲。閩也。耳後火。耿也。蓋指閩藩耿精忠也。康熙甲寅。閩藩變作。忠貞死焉。人遂以老人爲能前知。爭趨之。老人避去。不知所終。土人乃改其居爲水月庵。肖其像。若僧。募僧奉之。

松江宋幼清。孝廉。直方。副憲。徵輿之尊人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其夫人曰。俟是子中進士。可啟視之。至順治丁亥。直方捷南宮。開緘。則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幼清與淮南白某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於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幼清爲治後事畢。乃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逝矣。後果如期而卒。

閩人蔡璵。字玉汝。以明經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遇二道人於酒肆。自稱秦人李珣。字果成。居華山數十年。蔡延至寺。與談周易。留五年。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

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當扁門。百日不可見一人。否則恐不免。某歲某日。當相見於房山。康熙癸丑。蔡客京師。如所戒。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某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李獨立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矣。

乾隆甲寅秋。蔡太守必昌守重慶。一日謁督部福文襄。文襄適征廓爾喀。因問此行休咎。蔡曰。此次歲事必速。冥中僅造冊數月。後不數年。川楚間當有大劫。冥中已造冊數年。今尙未已。文襄詢以冊載姓名。蔡曰。未來事不可預言。此中首領。似卽畢秋帆制府也。明年乙卯。果有楚苗之變。川楚教匪繼之。頻年大亂。嘉慶甲子始平。

道咸間。京師有姚先生者。以課徒爲業。冬夏惟一衲。與人言休咎。輒應。刑部司員如皋胡佛生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謁。願奉之爲師。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人民共登壽域。修煉之術。非士大夫所宜道。胡乃館姚於家。敬禮備至。然姚所論皆儒家事。起居亦無異常人。年餘。忽蹙額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問故。曰。阿本天狐。世無知者。三年前。余於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善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明日閱邸抄。知阿果請病假三日。

乃神之至。第二日阿斃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教我。姚曰。吾非吝此術。顧識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則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又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談神仙者。如恆河沙數。然費長房果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煙雲杳渺之中。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自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求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焉。又曰。世局關乎大臣。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爲自全計。勿更與俗浮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翌日。姚不知所往。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寇之亂。京師米珠薪桂。有斷炊者。而胡幸有差。得不凍餒。

方外類

錄異記。晉大司馬桓溫。字元子。末年忽有一比丘尼。失其名。來自遠方。投溫爲檀越。尼才行不恆。溫甚敬待。居之門內。尼每浴必至移時。溫疑而窺之。見尼裸身揮刀。破腹出臟。斷截身首。支分鬻切。溫怪駭而還。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溫以實問。尼答曰。若逐凌君上形。當如之。時溫方謀問鼎。聞之悵然。故以戒懼終守臣節。尼後辭去。不知所在。西陽雜俎。翟天師。名乾祐。峽中人。長六尺。手大尺餘。每揖人。手過胸前。臥常虛枕。晚年往

往言將來事。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至此。可善待之。人不之悟。其夜火焚數百家。八人乃火字也。每入山。虎羣隨之。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玩月。或曰。此中竟何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樓殿金闕滿焉。數息間。不復見。

酉陽雜俎。蜀有道士陽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之。常大雪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者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不逾信宿。曾病口瘡。不食數日。狀若將死。人素神之。因爲設道場齋散。忽起。就謂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臟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唯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成式見蜀郡郭采真尊師說也。

王氏見聞錄。金統水。在金州。巢寇犯闕之年。有崔使君。爲安康守。大駕已幸岷峨。惟金州地僻。戶口晏如。忽有一道人詣崔。言曰。方今中原版蕩。乘輿播遷。宗社陵夷。鞠爲茂草。使君豈無心殄寇乎。崔曰。泰山旣隕。一木椿之可乎。客曰。不然。所言殄者。不必以劍戟爭鋒。力戰原野。崔曰。公將如何。客曰。使君境內有黃巢谷。金統水。知之乎。曰。不知。請詢其州人。

州人曰。有之。客曰。巢賊稟此而生。請使君差丁役。齋畚鍤。同往掘之。必有所得。乃去州數百里。深山中。果有此名號者。客遂令尋源而斲之。仍使斲其山岡。窮其泉源。中有一窟。窟中有一黃腰人。既逼之。遂舉身自撲。呦然而卒。穴中又獲寶劍一。客又曰。吾爲天下破賊訖。崔遂西向進劍及黃腰。未逾劍閣。聞巢賊已平。大駕復國矣。

北夢瑣言。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張濬白身未有名第。時在河中永樂莊居。里有一道人。或麻衣。或羽帔。不可親狎。一日。張在村路中行。後有喚張三十四郎。駕前待爾破賊。廻顧。乃是此道人。濬曰。一布衣爾。何階緣而能破賊乎。道者勉其人蜀。時濬母有疾。未果南行。道者乃遺兩粒丹。曰。服此可十年無恙。濬得藥奉親。所疾痊復。後歷登台輔。道者亦不復見。破賊之說。何其驗哉。

稽神錄。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邵武縣前。臨溪有大磐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石之半。因坐石上。持竿爲釣魚之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僧曰。免礙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及吳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等若干處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爲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爲軍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

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卽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稽神錄。茅山道士陳某。壬子歲遊海陵。宿於逆旅。雨雪方甚。有同宿者。身衣單葛。欲與同寢。而嫌其垢弊。乃曰。寒雪如此。何以過夜。答曰。君但臥。無以見憂。既皆就寢。陳竊視之。見懷中出三角碎瓦數片。練條貫之。燒於燈上。俄而火熾。一室皆煖。陳去衣被。乃得寢。未明而行。竟不復也。

仇池筆記。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爲。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此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以少藥鍛之。皆爲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插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遙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卽不見。

虛谷閒抄。蜀中有一道人。賣自然羹。人試買之。盃中二魚。鱗鬣腸胃皆具。鱗間有黑紋。如一圓月。味如淡水。食者旋剔去鱗腸。其味香美。有問魚上何故有月。道人從盃中傾出。皆是荔枝仁。初未嘗有魚。并月。則笑而急走。回顧云。蓬萊月也不識。明年時疫。食羹人皆免。道人不復見。

續明道雜志。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威王侍讀陶守陳頗禮之。數問房中之方。江無所答。王問有強兵戰勝之術。如何。江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其言大抵類此。余外祖李少卿居陳。以年德爲一鄉所服。常延禮。江竟無所教。李一日謂江曰。與君相知有年矣。竟鎖胸臆。不我教乎。江曰。君示鑰匙。余不憚開也。江止無常處。或神祠佛寺。下里貧舍。遇便宿。惟持藁一束。時時題所止壁作詩句。又有近性宗處。喜與小兒輩戲。或終日。小兒以狗蠅巴豆盈掬與之。江隨便啖食。而了無他。因衝部使者導從。使者怒。執送州杖之。出曰。好打好打。人窺其杖處。初無損也。後有客自北門來。云嘗遇夜風雨。寄宿道旁一小舍。舍中惟一老翁。至曉別去。老人曰。到陳州爲傳語任江。客到陳城北草市。王江遇之。曰。何不道傳語。乃知必任江。王姓非真也。自爾。江稍往來他處。或至京師。今不復見矣。

括異志。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碁者問子師爲誰。曰。今勅住秀州崇德。

福嚴寺眞覺大師志濟是也。卽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攜志濟而來。張卽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旣而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卽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騰蹕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尙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秦甯縣志。梁月湖與鄰之葉生友善。萬曆甲申年。葉之學塾在丹霞巖。月湖訪之。葉云。有行脚僧在此坐定三年。類善知識。吾二人試以未來事往叩之。僧搖手以謝。強之再三。遂示以偈曰。犬銜紅嘴入金鄉。二七由來不自強。李勤燎鬚因混事。天章閣下五雲殃。二人莫測其旨。次早又往叩。已於雞鳴時行矣。曾囑住持曰。吾去後。昨二人必復至。煩寄語云。梁君陰隲差勝耳。追躡不及。迄丙戌八月十四日晚。大街火。二人同詣學宮文昌閣。望火勢登閣者衆。不意木橋被惡少抽去。二人昧從橋出。蹈空而墜。葉斃焉。月湖則折其足。因

憶傷所云。犬者戌也。紅嘴者丙也。金鄉者八月也。二七者十四日也。燎鬚者火也。混事者看火也。天章閣卽文昌閣也。始悟前傷之驗如此。昔忠定公丹霞院記亦謂宗本禪師道未來事多驗。信名山中每有神僧迹耶。

清初羊山朱氏。蘇州申衙前富人。素豪侈。一僧叩門請見。朱出迎。貌甚古。延坐。問何來。僧曰。吾與君同坐空山修行。君忘本來面目。特來點化耳。命取三盆水來。曰。請看前生。朱視水中。一老僧也。次看今生。宛然朱形容也。再看來生。一瘋丐也。朱大詫。僧曰。若再不悟。暴殄天物。雖欲爲瘋丐。亦不可得矣。遂去。朱遣人尾其後。至市忽不見。

玉琳禪師。與木陳上人齊名。皆順康間具善知識者。二人均嘗承世祖召。談禪宮掖。順治庚子秋冬間。玉琳復奉詔入都。蓋世祖秋獮熱河。馬上忽若有悟。因遣人馳驛召玉琳。玉琳趨行在。世祖見之甚懽。參悟之際。機鋒契合。一日。世祖忽謂玉琳曰。朕念釋迦達摩。皆以王子之尊。出家求道。自時厥後。夔絕無繼。朕欲奮起。遠紹前徽。師以爲如何。玉琳皇恐對曰。釋迦達摩。不過遐陬小國王子。豈足比我國之大。萬乘之主。且陛下一念之堅。生生世世。爲天下人主。護持佛法。其功德無量。尤不在成佛作祖下也。世祖頷之。翌年。而有出走之事。蓋其機已早動矣。或曰。峨嵋山高峰。明季有老僧。結茅庵居焉。終歲不下山。不食。

不飲。惟默坐蒲團。一小徒從之。徒日下山買米作炊。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僧謂徒曰。汝善居此。我明日行矣。徒不忍師去。牽衣大哭。僧曰。汝勿然。袖中出畫一軸。僧像也。口鼻耳目悉具。惟無眉。曰。我去後。越十二年。汝下山尋我。見人輒出畫示之。有爲汝畫眉者。我也。遂去。旣而張獻忠入川。殺戮殆盡。徒潛於山。得免。厥後世祖入關。徒乃下山。遍覓天下不得。展轉十餘年。乞食都中。會世祖出獵郊外。徒不知爲帝。遽言所以。侍衛欲執送。有司世祖止之。命出畫觀。詫曰。此人何無眉。援筆添之。徒痛哭。伏地稱師。具道僧囑。世祖恍然。悟。尋與徒遁之普陀深岩中云。

康熙時有大盜王克章者。慄迅有神力。往來荆楚。劫行客。而徒衆絕夥。縱橫出伏。無定所。故官府亦無從防範之。克章有膽略。善口辯。其行劫也。有三不取。一不取辛苦財。二不取獨身客。三不取婦孺。故其所劫。半皆不義之財。且取亦不盡。必略餘財物。俾得爲生。克章復不忌人。常至人家。流連終日。終不加害人。莫不識之。亦不能得其蹤迹。如是者有年矣。一日有某大府過。囊銀纍纍。輜重十數車。懼克章之盜之也。特以兵百人爲衛。宿某站。曉起。則百人皆昏迷。行裝失泰半。大驚。知遇盜。偵騎四出。嚴檄地方官。務獲賊盜。數日無所得。忽有人報近山某庵無故火燼。庵固荒廢。一月前。忽聞人聲。樵者往窺。則有老僧坐蒲

團諷經。既大火。鄉人爭集觀。均竊竊爲是僧危。顧終不見其出。比熄。撥灰尋視。亦無尸。始驚異報官。以爲是僧必與劫案有連。因懸賞募能得僧者。不久。僧忽來。求見大府。自云。老僧非行劫者。以弟子王克章怙惡不悛。特來伏之。老朽世外人。塵事都非所問。今克章已悔過。吾事畢。今且永不與人世接矣。尊物在某谷中。可往取也。言已而去。人亦莫敢留之。乃使人往某谷探視。則深潭萬丈。下隱隱似有物。終莫得取之。大府知無可爲。乃怏怏去。然自是。克章遂寂然無聞。人亦漸忘之矣。越數十年。黃蘗山某石洞。忽有一衲。面目黧黑。默坐於枯枝敗葉上。不言不食。人喧傳黑和尚之神異。數日。聚觀者無數。叩姓名。不答。予食不食。兩眼下垂。沉沉然。有惡少某度其可欺。折稻草刺其鼻。忽張目曰。母然。吾王克章也。今且去。言已。復閉其目。則玉筋雙垂。已圓寂矣。旁有老者歎曰。是若耶。因言其事。並謂某大府遇盜時。吾年方十餘耳。今吾已八十餘。克章殆過百歲矣。因募捐。欲爲擇地而葬。明日往視。則尸已不見。石壁上大書一去字。人以爲尸解也。

紫石。不知何許人。康熙甲辰至遼義。不挂錫。不投舍。晝夜響板鳴聲。不息口。僅稱念佛二字。隨意趺坐於街。人以其所持丐飯鉢。若紫石然。因號之曰紫石。後入北門淨土庵。城市食齋者奇之。議羣輪供食。近三載。忽告衆云。明日作別。至次日。人一居士家。坐中堂。說偈。

辭衆偈云。三十六年作客。清風無枝無葉。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遂逝衆火葬之。後有人遇之於桐梓三坡。寄聲致謝諸姓焉。

鄭成功據台灣時。有粵東異僧泛海至。技擊絕精。袒臂端坐。斫以刃。如中鐵石。又兼通壬遁風角。與論兵。亦娓娓有條理。成功方招延豪傑。甚敬禮之。稍久。漸驕蹇。成功不能堪。且疑爲間諜。欲殺之。而懼不克。其大將劉國軒語成功曰。必欲除之。事在我。乃詣僧款洽。忽請曰。師固佛地位人。不知遇摩登伽。還受攝否。僧曰。參寥和尚。久心似沾泥絮矣。劉因戲曰。欲以劉王大體。雙一驗道力。堅我信心。可乎。乃選變童倡女。姣麗善淫者十許人。布茵施枕。恣爲蝶狎於其側。柔情曼態。極天下之妖惑。僧談笑自若。似無見聞。久忽閉目不視。國軒拔劍一揮。首已斂然落矣。成功詢其故。國軒曰。此術非有鬼神。特鍊氣自固耳。心定則氣聚。心一動。則氣散矣。此僧心初不動。故敢縱觀。至閉目不窺。予知其心已動。而強制。故刃一下。而不能禦也。

王文簡嘗客海陵。曾見毘盧國僧羅漢。自言明英宗時。土木之變。始來華。能於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會食。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牧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有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

一日。牧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卽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之像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癡和尚。不知所從來。或云沈姓。或云孫姓。冬夏一衲。與人言。無莊語。閒且謾罵。然事後多奇驗。不飲酒。惟好食肉。無多寡皆盡。張大木耽禪悅。多方外交。樂與晉接。時聖祖春秋高。理密親王再廢。主壘未卜。意和尚前知。作禪語探之曰。佛將成道。誰能受衣鉢者。矚目曰。何問爲。衣鉢久已付汝。未幾。世宗登極。計其時。御名已藏正大光明殿扁後矣。王少宰母蔣太君尤重之。供養宅中。一日忽曰。今夕我欲臥太夫人床上。告之。太夫人曰。和尚放顛。必有所爲。卽遷別室。讓榻與之。夜半。棟折榱崩。舉室驚起。太夫人曰。吾有壓厄。和尚感我恩。故以身代。方搶攘間。和尚從瓦礫堆中闖然出曰。誰作惡劇。妬我臥此。竟拆屋去矣。我夢未醒。無已。當另覓一覺耳。和尚旋居松江西林寺之萬佛閣。衲外無他物。惟挾一竹筍。緘之甚固。每出。必告常住曰。慎視我篋。勿私啟。後有一遊方僧來。聞其語。竊發之。僅一敝袱。包一小狗。目尙未瞬。似初出腹。急緘之。和尚歸。卽怒罵曰。戒若等勿啟。今違之。此地不可居矣。卽躍秀野橋湍流中。視之死矣。三日不流。亦不仆。第四日不知所在。復啟筍。審之。并小狗亦渺。羣謂狗乃畜生道中得悟者也。

乾隆甲午。有李道人者。自山東入京。人皆稱之爲李半仙。朱鼎延少宰詢其子應順。天試得雋否。李書曰。有田皆種玉。無馬不成龍。朱以爲嘉兆。及榜發。解首乃田種玉。而未名。則馬成龍也。梁尙書清標嘗邀之飲。同會六七人。請預道今夕事。李卽書片紙置燭檠下。頃之。座客共話關壯繆出處。俄有致書與梁者。發示無一字。翻閱之。字在柬背。李因取紙出視。云。客所談者皆關公事。有送柬者至。顛之。倒之。大可笑也。衆皆拊掌者再。

石僧者。學無師。居無刹。食無鉢。貌清癯。道光時。往來天津城市間。不乞化。懷一硯。終日玩摩。若甚愛之者。飢則舐硯而飽。倦則枕硯而眠。眠就潔地。古樹茂陰下。冬或臥雪中。髮經年不梳。蓬如葆。積垢生虱。人憫而髡之。遂相呼爲石僧。云。敝衣草履。行歌於途。罕所交言。闌闌阻。僧遇之。相挪揄。卽詆訶之。愬然笑不休。春嬉於郊。過花嬌柳媚處。盤桓久之。或臨流弄水。自滌其硯。硯出五色紋。風清月白。走入敗寺中。置硯於地。以敗絮濡墨。就牆壁淋漓大書。潦草旁斜。殆不可省識。且書且吟。狂發跳舞。人迫而觀之。用絮塗抹。抱硯以去。人知其如此。俟其書畢。興盡而去。徐出辨視。則往往有奇句。津門梅吟齋素好奇。物色奇土。人告之。未信。一日。遇諸途。拉之歸家。與論詩。初不言。出其集示僧。僧一覽。輒了然。笑曰。君亦深於此道者。再叩之。默然謝去。久不見。或有謂遇諸羅浮山者。蓋不知所終矣。

鐵鑊僧行脚遍天下。法號超恆。以首戴鐵鑊得名。鐵鑊其炊具也。所經蘭若。一言不合。卽負氣出走。雖已食香積厨中飯。亦必唾而出之。然後已。飢時卽於樹下支兩磚作竈。拾枯枝作柴。下鑊於首。解背上所負囊中米。汲水煮之。飽食後。就石塊作枕。酣眠竟日。或從旁窺之。遽瞋目叱曰。咄。汝鼠子。何不縮頭去。其亟歸家。汝妻方件和尚宿。或怒奮拳毆之。如擊敗絮。僧亦暴吼。旋起與鬪。無不辟易者。夕或宿金剛脚下。寺僧有見而諄之曰。此非我寺中地耶。則不答。徑趨出。僵臥風雪中。弗顧。嘗詣杭州之西湖。徧歷淨慈靈隱。天竺雲棲。無一僧與之立談。日過午。扶杖遊蘇白兩堤間。行歌自答。有兩女子過僧前。又手行禮。僧遽操杖擊其一曰。汝家自有菩薩。何不奉敬。乃來此地燒香耶。今晨與汝母作麼生。罪過罪過。蓋女忤其母。詰旦方詬而出也。時粵寇擬浙。有鐵脊生者。自富陽聞警。倉皇回杭。行倦。休樹下。僧見之曰。唉。汝何時又長此煩惱絲耶。今何不歸。左抱虎而右擁豹。與藥叉相對。乃來此作楚囚泣耶。速去。猶可脫也。且行且笑曰。恐張騫天外飛槎。來盜支機靈石矣。時出隱語。申申詈人。惟其人自知之。輒不敢言。隱忍而已。人以是呼爲異僧。後於途中遇寇。指爲奸。搜其身。得一紙。大書曰。上元甲子。髮逆盡死。箠楚之。無一語。乃投之火。列燄騰空。毛髮無損。久而忽曰。快哉。汝衆看一朵青蓮花升天矣。

天台僧慧辨者。人皆呼爲老法師。相傳生於元末。五六百歲人也。終日面壁臥。不食不飲。冬夏一單布襖。不易。亦不垢。有客至。願見者。有僧爲之通報。老法師謂可見。則引入。客揖之。老法師亦和南。無多談。但示一二隱語。初不解所謂。至後始驗。貌如六七十歲。問其壽。亦不答。但云門前柏樹。爲幼年所植。樹奇古。龍鱗斑駁。兩人圍之。不能盡。則其年可想矣。粵寇擾浙後。東南幾無完土。而天台山獨無恙。各廟及茅篷僧衆。約有五百餘人。漸至乏食。衆議若下山募化。恐撻鋒刃。否則餓且死。不知所從。謀請老法師度之。於是衆跪牀下。問計。老法師起立曰。勿急。汝等尙有三日糧。至四日。自有施主至。可靜待之。衆知其能前知也。皆大歡喜。各散。某鄉巨室張某之太夫人。素好佛。夜夢金身羅漢。向化糧米。問在何處。曰。天台山。驚醒。開目。猶見金光一閃。因念山僧甚衆。今四野有烽煙。必大困乏。亟輦運米三百石濟之。適糧盡。衆大悅。知其能化身爲菩薩也。有疾病者。問吉凶。仍掉首不答。光緒戊寅秋。忽飲水數斗。端坐合掌。玉柱下垂。示寂而去。

妙常寺闕和尚。一日。偶於寺前水次洗甕。鄰人某素相狎。戲之曰。師大辛苦。何不反而洗之。闕笑應曰。諾。隨手舉之。如反布囊。然甫及半。某大驚詫。鄰人咸集。闕遽起入內。跌坐示寂。時有從嘉善歸者。遇闕於途。謂之曰。天將雨。可速歸。煩寄語弟子。余有敝鞋曝於屋簷。

亟收之曰師何往曰不遠耳其人抵家果雨急詣寺而闕已先一時化去矣。

章水之西有一峰曰羅漢。多奇松怪石。中有廢寺。相傳有一僧住持於寺數十年。目不識字。常日勞於耕樵。遊人至寺。輒奉茶一杯。卽攜鉏出門。游人止之曰和尚何妨少坐一談。答云不得閒。不得閒。如是者有年。忽一日以指畫石成四字曰今日方閒。寫畢石爲之開。遂於石中入。定少頃石復合。居民咸敬是僧。名之曰鐵羅漢。號其石曰定石。古所謂至誠所感。金石爲開者。固如是耶。僧渾渾噩噩。人或百計欺之。亦坦然不以爲忤。久之居民輒私相謂曰和尚一味渾厚。我輩不宜再有所戲。其後獵者驅虎過羅漢峰。虎見定石爲之流涕再拜。獵者繼至亦再拜。已而虎逕西去。不爲物害。獵者歸有悟。遂改而力田。終身不復獵。

浙之名山。率有枯坐之僧。以把茅蓋之。謂之坐棚。某氏子幼而孤。有厭世想。無昆季。母爲聘名家女。以婚期將屆而遁。行一日夜。至一山。見有坐棚者。籐棘穿其身。瞑目不語。氣若絕。曰是吾師也。跪而求爲弟子。日將晡矣。坐棚者忽語曰汝當速歸。否則雨且至。訝其能言。益喜。跪求如故。且曰某重繭至此。幸遇眞師。安肯歸。日已夕。果大雨如注。雨止。又語曰汝當早去。否則虎且至。某仍跪其旁。不去。至夜半。忽聞大風起。兩虎咆哮。至拜舞畢。搖尾

去頃之。諸獼猴絡繹來拜。旣盡。天且明。坐棚者語曰。汝求出世。心頗誠。但仙佛要從忠孝做起。以世法論。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當速歸。完婚生子。以繼宗祧。再尋師。未晚也。否則雖遇師。亦不能有所得。某乃拜受命。曰。汝飢乎。曰。飢。曰。棚後几磚下有麥飯。汝以甕中水吞之。可不飢。某食畢。告辭下山。復行二日。乃抵家。腹猶果然。不思食者數日。旣婚而生子。後葬其母。仍去。不知所之。

專西。名授心。俗姓毛氏。浙東人。生而茹素。不食葷乳。長而厭惡塵勞。立志出家。年十八。投其邑之城西小靈山戒庵德祖座下。披薙。未及受具。德祖疾篤。專西思佛教鴻闡。端賴斯人。我生如朝露。命何足惜。是夜。以檀湯澡浴於三寶龍天前。焚香哀禱。旋至寢室。剖腹割肝。將以調藥而救德祖。痛眩仆地。移時始蘇。匍匐至床。東方已白矣。時長慶靜安和尚爲小師。專西命之調藥。卽驚告德祖。遂不果服。德祖乃召之前而撫慰曰。子雖勇於孝慈。終非比丘正行。況余自知時至。觀念無生。生本無生。何有諸滅。斯皆子妄想之所爲。惟念子之誠。且爲子留數月耳。及專西至。小明因永智發祖座下受具歸。甫一月。德祖已告寂矣。專西誠孝出於天姓。悲慟逾恆。旣爲德祖經理喪葬而畢事。未幾。卽以院事交其法弟蓮塘。而自出外參學。行頭陀行。冬夏一衲。赤足露頂。堅持戒行。專心淨土。其於禪淨不二之

奧洞徹玄妙。故海內諸善知識。無不接許。世所稱爲赤脚活佛者是也。光緒辛巳秋。專西罷參。歸小靈山。時值亢旱。四鄉之民。方皇皇求雨。縣令孫某憂之。朝夕祈禱。而未有效。專西以慈悲內熏。直謁孫。慰令無憂。以祈雨自任。翌日。攜鉢至寒坑求雨。取得一物。狀如守宮。較長數寸。返小靈山。立壇持呪。禮拜六時。第三日寅刻。卽雨。頃刻復霽。孫遣李肖岩諸人往。求其再禱。專西曰。不勞諸公憂念。衲以明日爲限。當大致甘霖。是夜。專西苦切懇求。終宵頂禮。翌日午後。果大雨若注。郊原水足。孫及諸縉紳上山謝雨。執弟子禮甚恭。並手書鉢龍降澤四字以頌之。專西亦默默無笑容。孫歎曰。今而後知僧德淵玄。不可思議及之也。忻然而歸。自後。無論士夫男女。咸以參謁慈顏。聞一善語爲幸。專西亦以斯爲導善化惡之因緣。有求皆說。咸使歡喜。專西以少年苦行過度。早見衰頹。因於壬午冬。閉關一室。謝絕衆緣。二時功課外。日策彌陀聖號十萬。大悲心咒百八遍。觀音勢至二菩薩名各千聲。本師教主及西方三聖各三十拜。晝夜行道。寒暑無間。並於關中飼養猫犬各一日。爲皈依說戒。猫不捕鼠。犬不穢食。迨三週而功圓。遂於乙酉秋九月十九日。大士成道日出關。四衆歡迎。蹣蹣濟濟。道德榮譽。斯爲極矣。惟電光易逝。月不常圓。十一月初。卽示疾。薄痢數日。而瘳。惟肢體疲頹。反覺沉重。諸僧侍護。不之許。曰。出家人各有功課。切勿彼此相

誤。若果時至。自當喚汝。迨月之二十六日戌時。喚徒孫等近榻。曰。吾今宵西方去也。速備香湯來沐浴。已淨髮更衣。跣趺一榻。自舉讚禮。西方讚。囑諸僧和之。金石之聲。不改常日。讚畢。諷偈唵佛。至百十句。聲漸低下。忽舉首曰。吾去矣。汝等珍重。昂然稱佛一聲。聲振窗屋。泊然而逝。其關中所畜之猫犬。入夜亦化去。人皆謂其隨之往矣。當時合邑緇風爲之一變。專西德臘五十有八。戒夏三十有九。塔於龍山石人峰下。

光緒時。蘇州珠明寺有癡和尚者。蓬頭垢面。嬉笑無度。其狀類癡人。因以號之。常數日不食。或一日而食數日之食。冬夏衣一短布衲。不易亦不敝。畜一黑犬。跬步不離。晨必出城登楓橋。向西方呼吸。良久而返。市中果餌鮭菜。任意攫食。食畢。納其餘於袖。凡經其攫食者。是日利市三倍。故人皆樂之不責直。和尚亦從不予直也。若強之食。則必如直而償。卻之。則投其錢而去。好與兒童嬉。袖中物輒分給之。亦有索之而不與者。莫測其意也。一日。至日昃不起。寺僧異之。窺其戶。異香滿室。入視。則圓寂矣。鼻之。輕如蟬翼。其所畜黑犬。尋亦死。

不壞肉身者。凡佛教中菩薩羅漢聲聞。以及高僧皆有之。乃由禪定之功。或戒行之力。自然不壞。不藉他力而爲之。此無價值之可言。乃無上之珍。國家之寶也。河南祥符中牟間。

有水月庵高衲淡如者。俗姓平。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我死。當歸骨於庵。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敗。焚之可也。否則必有爲吾更衣者。至。汝識之。其徒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卒令韓某亦至。愕然曰。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爲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來。問其所需。果符夢中所乞之數。後金像卽奉於龕。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僞。潛以刃刺其臂。血縷縷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扁鍵。遇心意虔誠者。始爲之啟觀。

江蘇興化縣南門外圓通庵。有濟生和尚肉身。在焉。濟生於明末出家。京都萬壽賢良寺。賜紫。沙門弘量廣禪師爲之剃度。而天性純厚。露頂赤足。日念阿彌陀佛號十萬聲。無間斷。康熙某年。示寂於草屋。三年之久。人無知者。其徒雲峰大師雲游歸來。始覓得。見其趺坐如生。遂與其地信士集資裝金以供奉之。

安徽銅陵縣大通和悅洲蓮花寺。有德風和尚肉身。德風爲潁州某氏子。以朝禮九華。經和悅洲。爲衆士紳留居於洲上之財神廟。德風以其地爲朝九華必經之地。因改爲蓮花寺。接衆掛單。自此道風遠播。於光緒壬午圓寂。十年。開缸視之。爪長髮生。面貌如故。洲人

乃爲裝金供奉於寺。

浙江普陀山獅子洞。有仁光上人。肉身在此焉。仁光爲建德李氏子。早喪父母。自幼茹素念佛。捨家作觀音堂。晚年。忽悟人生之若夢。至普陀山獅子洞落髮。虔修梵行。科頭赤脚。髮結如角。二十年未出洞門。每仰天禱曰。願速成菩提。永遠護持觀世音菩薩道場。光緒戊申八月十五示寂。世壽八十九歲。僧臘二十餘年。死時。諭其徒曰。吾當禪坐缸中。三年後可開視。無煩汝等募化。吾自裝金。又言如何創造佈置之法。囑畢。合掌瞑目。念佛而逝。他如九華山地藏菩薩肉身。尙在塔內。又九華有百歲宮者。以有百歲老僧肉身坐化。故名其肉身之一手。高舉齊眉者。則以某年化城寺起火時。此手忽舉起作遙望之狀。而火卽旋滅。手則年久如故矣。

粵東有鉅商喜學仙。招納方士數十人。轉相神聖。皆曰。沖舉可坐致。所費不資。然亦時時有小驗。故信之益篤。一日。有道士來訪。敝衣破笠。而神意落落。如獨鶴孤松。與之言。微妙玄遠。多出意表。試其法。則驅役鬼神。呼召風雨。如操券也。松鱸台菌。吳橙閩荔。如取攜也。星娥琴竽。玉女歌舞。如僕隸也。握其符。十洲三島。可以夢遊。出粟顆之丹。點瓦石爲黃金。百鍊不耗。商大駭服。諸方士自顧不及。亦稽首稱聖師。皆願爲弟子。求傳道。道士曰。然擇

日設壇。當一一授汝。至期。道士登座。衆拜訖。道士問爾輩何求。曰。求仙。問何以求。諸我曰。如是靈異。非眞仙而何。道士軒渠良久。曰。此術也。非道也。夫道者。沖漠自然。與元氣爲一。烏有如是種種哉。蓋三教之放失久矣。儒之本旨。明體達用而已。文章記誦。非也。談天說性。亦非也。佛之本旨。無生無滅而已。布施供養。非也。機鋒語錄。亦非也。道之宗旨。清淨沖虛而已。章咒符籙。非也。鑪火服餌。亦非也。爾所見種種。是皆章咒符籙事。去鑪火服餌。尙隔幾層。況長生乎。然無所徵驗。遽斥其非。爾必謂譽其所能而毀其所不能。徒大言耳。今示以種種能爲。而告以種種不可爲。爾庶幾知返乎。儒家釋家。大僞日增。門徑各別。可勿與辯也。吾疾夫道家之滋僞。故因汝好道。姑一正之。因指諸方士曰。爾之不食。辟穀丸也。爾之前知。桃偶人也。爾之燒丹。房中藥也。爾之點金。縮銀法也。爾之入冥。茉莉根也。爾之召仙。攝靈鬼也。爾之返魂。役狐魅也。爾之搬運。五鬼術也。爾之辟兵。鐵布衫也。爾之飛躍。鹿轡躄也。名曰道流。實皆妖人耳。不速解散。雷部且至矣。振衣欲起。衆牽衣扣額曰。下士沈迷。已知其罪。幸逢仙駕。是亦前緣。忍不一度脫乎。道士卻坐。乃顧商曰。爾曾聞笙歌錦繡之中。有一人揮手飛昇者乎。顧諸方士曰。爾曾聞炫術鬻財之輩。有一人脫屣羽化者乎。夫修道者。須謝絕萬緣。堅持一念。使此心寂寂如死。而後可不死。使此氣繚繚不停。而

後可長停。然亦非枯坐事也。仙有仙骨。亦有仙緣。骨非藥物所能換。緣亦非情好所能結。必積功累德。而後列名於仙籍。仙骨以生。仙骨既成。真靈自爾感通。仙緣乃湊。此在爾輩之自度。仙家安有度人法乎。因索紙大書十六字曰。內絕世緣。外積陰騭。無怪無奇。是真祕密。投筆於案。聲如霹靂。則已失所在矣。

古今怪異集成 中編上 方外類

一六〇

古今怪異中編上終